

景梅九著

入獄始末記

陸建章始末記

辭禮署簽



聽
得

八獄始末記

老梅

陸建章！這個名字，大家應該記得。他給袁世凱作了幾天副子手，殺人不少，有屠戶的雅號。但我對於他，却有感激的地方。不是為我自己，是為我兩個朋友：一個杜仲伏；一個李岐山；杜君當二次革命時，隻身到遼東，想運動軍隊。一夕在旅館睡夢中，被多人用棉花塞其口，裝入大箱中抬去，途中漸醒，去口中棉，四顧黑暗，始悟遭難，急將衣袋裡的一封信取出來，放口中碎嚼之成纖維，吐出就神中。開箱時，擲向道傍，捕者莫注意，卒以無憑據，解送北京。由陸軍監獄，轉入執法處，恰逢日日殺人的危險期！

是時，我在太原，忽接京電云：「仲被捕，危急，請快速來救！」乃向同志借金千元，搭車到石家庄，夜過日。

氏捕氏黨，可緩去！予曰：「仲處死，我歲不獨生！」遂至京，致陸一書，為杜君辨白，陸慮必動；人遣友至上海，求鄭汝實保；因杜為鄭之學生，且係親戚。鄭許諾，致陸一電甚得力，京中人人與陸有關係者，均請托焉。孫少侯賞仲官諸君，尤竭力保全，幾無日不見陸面，卒以無證據三字于夜半釋出，而予病倒矣！書一律誌感，中列：「電光石火浮生夢，大患原來為有身，一旬。杜云：『甚佳！使各無身，吾人何志乎半獄？』又有：『更無肝胆交名士，剩有文章媚美人！』杜云：『是句何感慨！』予云：『君被難後，諸名士多袖手傍觀，那素玉姊妹，（太原名妓，與杜有相知之雅）。獨願出五百金，為你贖罪，我雖辭却之，其意甚可感！』杜笑曰：『有是哉！』乃相偕入晉。時李君岐山與張君，河東獨立業，尚拘留在憲處，臨行囑實仲官為之運動；卒得。

國四年夏間釋出，隨陸入陝西

○逢經陝州，予以偕。

河，見李君，並謁陸記。

君後南遊，予乃由茅津渡。

良友的德義！陸云：「張李事，雖費

力，都不及杜君危險，他真算捨了一條命！因為那時參謀部日日來文

催殺，放他走後，還有文來問。」言罷，又笑曰：「人皆說我好殺人

，其實不然；矢人豈不仁于函人哉？」我聽了，暗笑這先生還脫秀才

氣；然一翦在弦上，不得不發也。許是實話。後來，論到西北大局，

我隨便發了些議論，陸為首肯。及出，岐山曰：「君十年前作錄說，

以王猛自況，今日談話時，真有旁若無人的氣概！」予亦笑曰：「既

謁者，亦大似恒溫！」陸時頗懼張華拒彼；然張周翹竟未設防，直讓

陸人撞關。予過函谷，口占一絕曰：「但以瓦泥封函谷，誰候孰欺西

入秦？祖龍兒子真豚犬，如此關山坐付人！」誌感也。

到西安，以舊友名義見張，見其神態頗不定，徒能為大言；然而

也有兩句趣語，他說：『有人勸我辭職，我說走項城一個老頭子，還要為國家作事，我們青十人，豈能卸責？』予曰：『人家如下令免君職，奈何？』乃笑曰：『我豈不如白狼？』時白狼方率衆十萬，為張評下陳樹藩所敗，遁走甘肅，故張云爾。其實並無野心，免職後，即入京去了。予為岐山辦理私事，（借金為其還人獄後運動費）畢，返河東，過華陰，偶憶王猛讀書台，乃罵一絕寄意曰：『未過傅天王，空謁恒司馬，幾令北海雄，老死華山下！』秦友愛之為刻石于台畔，亦是一紀念。

家居數月，秦友召我充西北大學農校校長，我又動了一個野心；因為辛亥前，在西安運動革命，頗得力，將來討袁軍，也須從西北做起。况農校又可以發揮社會主義，因即應諾，入秦接校長事，藉謀經濟為名，紹介馬格斯『資本論』及蒲魯國工人學說，頗受學生歡迎。

一面秘密聯合舊同志，除夕與同志裴子清夜話，論及某某彼素收買變節，某某受激刺過甚，從革命軍退伍；因占一律云：「共君設舊夢，今夜不須眠；三十三年事，一思一惘然！親朋雖半在，醜老儘堪憐！最是難忘却，兒童嬉戲天。」裴君為之歎絕。

次年呂某來作巡按，初到即捕去西北大學校長錢陶之，出了一張不通的告示，中有：「除當道之狼……，去害群之馬。」我見之笑曰：「不如云，以當道之狼，驅害群之馬！」旅即解散農校，因戲為一文詰之，呂幾不能答覆，遣人來疏通了事，農校終廢！我閒居曠安，以詩文自娛。

一日，賈仲官忽來寓，謂陸邀我有要事相詢，與他同志將軍署，則拿政事堂一封密電，教我照。我記得開頭一句，便是共和政體，乃某國人之密謀……下面便稱頌項城好些功勞。陸云：「這電報意思

「分明請項城作皇帝，我們弄一篇勸進表送去好了，就請你作罷？」
勸進表？我記得辛亥那年，閻伯川請我作一咨文，勸袁世凱贊成共和，我開口便道：「歷代帝王，靡不遭破國亡家之殘劇；故世各國政體，群趨于民主，果能順從衆意，推倒清廷，數政共和，與民更始，則第一任大總統，捨公其誰？」云云。擬成，戲謂友人曰：「幸不是勸進表」噫！今天要作勸進表了，不能不能！當時告陸曰：「電文係徵求各省同志者，先看一看風頭，勿遽勸進為是」，陸然之，人去一密電，直問袁：「是要作皇帝不是？」真痛快！我常說陸大似「水滸傳」中李逵，對於宋江想作皇帝，直叫出來。袁覆電只得說「不是，休誤會」好了！勸進文，可以不作了；記得是乙卯二月的事情，我回萬對玉青說：「長安居大不易，將來甚麼文章都要咱家作，那兒成呢？趕緊想法子離開罷！」適同志焦子靜邀我到三原，教授他的兩個孩子

和侯仲奎的一個兄弟一個孩子，阿彌陀佛！即刻檢拾書卷，向三原教書去了。

說起在三原的事情，話很長，揀要緊的說，就是從三原城移東里村，後來才曉是東『李』村的。書房是人家一所舊庭園，院心甚寬敞；北樓房，題『道遙樓』三字；階前一樹桃花盛開；南廡房，放幾個架碧紗厨；有兩所套房，裏面有一間正方形房，題曰斗室，外被高牆遮住，有點黑暗，我心裏說這正合我意，因口占：『室如斗大能容我，牆比窗高不見天』兩句。如今想起來，好像人獄的前兆，本然也有複壁藏身的意思。

賈島詩云：『客舍并州已十霜，歸心日夜憶咸陽；無端更渡桑乾水，却望并州是故鄉！』予心有一理想鄉，——無政府共產社會——雖不比佛之極樂，亦欲比儒之大同，以他為咸陽；及共和告成，予視

梅九未
止善也
可惜如

此學問亂于兵產學說

民主為并州客舍；然未嘗一日忘咸陽。無端袁氏欲謀帝制，使于更渡君主之秦乾水，不得不望共和之并州作故鄉了！所以這一年，在三原頗多追憶、共和之詩、所謀者、亦多恢復共和之事；理想中之咸陽、不過偶憶及之，有一絕云：「梨謝桃開感不勝，東風堪愛亦堪憎；灤洲玉雨飄零盡，一抹殘霞見武陵！」憶咸陽也。偶感云：「天桃一樹當階開，雨虐風欺委綠苔；蛺蝶不知花落去，尋芳依舊過橋來。」哀并州也，此類甚多，將另為詩話記之。

東李村外有一座花園，中有千丈古藤，云是唐時物。當時有張籍諸人，常遊宴于此；故亦曰唐園。今歸劉姓，改名牛耕園。地面雖不廣，假山曲池，亭樓台榭，竹木花草，鳥獸虫魚，大略可觀；尤以牡丹木樨著名。一日，看牡丹戲寄玉青一絕云：「東里尋春春尚好，唐園報道牡丹開；長安去此無多路，卿若來時及早來！」玉青病，未能

來，端午後，始至，謂予云：「西安某要人，曾使人來此訪君，未過，又是求甚麼文章？不如移居！」予云：「此地，有山寺，中有土穴，可以避暑，有人來問，說出家好了，」便偕諸生移出清涼寺，一時傳言予為僧，友人多責問，亦有專來山探望者，七月間，胡德夫，鄧寶山，續寶峯，入山同住，由是同志，時開秘議，幸外間無聞知，十月友人寄報來，悉袁氏謀帝日急。又傳章太炎以身殉共和，死獄中，因成雜憶十二絕，中有兩首云：「但使娥眉能久長，為卿熱肯怯冰霜；殉情奉倩空千古，悽絕安仁只悼亡！」又「埋魂香塚憶南城，應共冤禽話九京；祇子能言今已矣，不平心更遣誰鳴！」意指太炎，其實先生未死，殆因其長女之死，而傳訛耳。但被袁氏軟禁，是實在的。

八 桃閣聲高石洞開，一鄧煙霧故人來！

此非予贈故友李岐山見訪之詩乎？卻說有一天大霧漫天，岐山忽

來，喜極，呼兄輩酒共飲，語及秦氏將娶推翻共和，不勝憤激，舉杯曰：「非倒秦不可！」予曰：「大家努力。」贈詩結韻云：「寒風壓守平生約，地覆天翻志肯回！」示決心也。事後秋雨連綿，岐山不得歸，頗急，因戲占一絕結云：「城中何似山中好？且盼天陰莫盼晴！」岐山笑曰：「真是亂黨！」

意自善安會發生後，全國議論沸騰，長安友人，寄我一函，夾着梁超超，一異哉！所謂團體問題者。一篇文字，是從報上剪下來的。予覽一過，笑語諸生曰：「是人總不脫保皇臭味，此文竟磨專制易共和，為婦人失節，難道說秦氏推翻共和，是婦人為專制前夫報仇麼？我如在京，當做一篇『異哉！』所謂團體問題者！一駁他一番，從根本上立『去君』之論。」

是時，同志入山者日衆，討論大計。岐山人從者中來云：「陸超

齋請君入京議典禮」予聞「議典禮」不禁笑曰：「是欲我為叔孫通耶？」岐山笑曰：「莫忙！同志望你穩此名到長安，計議討逆事，管甚麼典禮！我尚欲到富平白水一遊，與曹俊甫，王祥生，馬清苑，高峯五諸人定約，君能同去，更佳！」予曰：「革命須自為之，豈容躲閃！」遂決議偕行。

途經富平，同見知縣李某，亦山西人，素相識。但非同志，偶翻其業頭京報，載有各省人民勸進表，稱揚素氏功德，無醜不備，最妙者一表中有：「不及周文之服事，差勝商湯之放逐」，語意。後句已忘，大意如是。予不覺大笑！指謂同座云：「就此兩句，我給大總統送個四字牌匾，德符曹文」。比湯長四寸，語未終，皆哄堂。後來有一絕云：「論功較勝放南巢，却遜西岐服事高；十尺文王湯九尺，特長四寸符曹交；一紀此也。晚餐時，李求為呂調元氏作一五十壽

聯，乃衝口答云：『我善作挽聯！』眾人大笑。予曰：『若論五十，倒有一幅現成的壽聯在，就是：』且論三萬八千是，寧知四十九年非。』李強笑應之。

又見少侯駁梁某文，中有一段，攻擊梁文中恭維袁氏；幾謂中國無袁不能治的幾句話，很痛快；因為岐山曰：『怪極！梁的反對帝制文中，有保皇臭味；孫的贊成帝制文中，有革命臭味。』岐山笑曰：『怕是主觀的罷！』予曰：『不盡然。』

夜宿武某別院，同志焦子靜亦來，中宵談及討逆事，子靜問岐山辦法，岐山直告曰：『富平縣巡警有槍數十枝，足供吾起兵之用！』子靜駭之！岐山故激子靜數語，我勸休息，三人同床睡下，半晌無語；子靜急坐起呼岐山曰：『起來！起來！我想了半天，你就拿二三十枝槍去革命麼？』岐山亦坐起應曰：『然！然！子靜曰：『有此決心，我

定扶助，所藏槍枝皆供君用如何？」岐山曰：「是我所願，後再議罷！」

次日，揚言歸三原，實向白水進行；路過同志王翰臣家，翰臣適外出，云覓槍枝，並聯合同志去了。住一宿，夢死友郭潤軒愴惶來告曰：「起！起！四川已起兵，還不趕緊預備！」醒告岐山；岐山曰：「或然？這也是能想到的，南方法不贊成素！」

入白水見地甚險要，起以禦敵；謂岐山曰：「是亦天然一個根據地！」岐山曰：「然！由是出兵可下蒲城。」乃至曹俊夫家，俊夫喜極，因共剖胆縱談，王祥生，馬清苑，亦至；又約高峯五諸人來共議大事。岐山曰：「我一舉下富平得槍枝後，三原同志即響應，諸君從白水起兵，則渭北皆吾民軍勢力，再謀攻長安。」俊夫曰：「將來為吾敵者，不在陸，而在某，非先破某之勢力不可！」予曰：「此次討

逆名正言順，義旗一張，闔中豪傑，必並起滅袁，某何能為力？」祥生慨然曰：「討定矣！」俊夫抖擻精神，表示決心。然于窺測其意，似尚嫌實力薄弱者，曰：「吾將與岐山歸說陸獨立，以搖動軍心；因素封陸伯壽，陸大不悅，可乘間而入也。」俊夫曰：「陸獨立，可免一部分兵禍。但在人者不可必，我輩好自為之，討袁檄文必須君作一篇痛快文字！」于應諾；因時機已迫，未敢久留，次日辭去。

至白水以外遇彭君，至其家探其意旨，則曰：「此次我絕不加入革命，君輩何來？」岐山曰：「因政府命捕俊夫，于勸陸電保，今來向諸君求一謝狀以覆命耳！」（此亦實事；但對彭則為詭言矣。）又戲談數語告辭，彭贈我煙膏一小盒，受之；途中謂岐山曰，我得一絕，尚有鴉片贈，應憐老梅癡；不知天下士，猶當是煙鬼。岐山大笑，拊掌曰：「妙！妙！」時于戒癮已四閱月，彭不知故也。

太史曰：「素世欲以吸鴉片毒為樂此。我吸煙時，還以談此這句話，也沒有藉此藉稱的意思；却因為和朋友嚼煙，及臥觀書籍，吸上了癮，但何故又戒了呢？有一天接到友人一封信說，他以醇酒戒玉銜，以婦人戒勿幕，乃戲為詞話曰：『老銜醇酒，小幕婦人，古畫英雄餘事，剩我無才，宴安耽毒而已，』一然已覺得宴安耽毒不可恢，隨即決然拋鎗離煙，始有奮起革命的精神。（據此則吸煙為長此的話，果然不錯。一笑。）岐山最惡吸煙，聽我斷癮，非常喜悅；想起來，也是為拉我作亂民罷了。」

這是閑話，兩人歸途。一日見前面有隊過來，有好幾架輪子在後，因停車一問，輪中人急望見我們，連忙下輪，我們也下了車，原來是陳伯生。他問：「你們從河東來麼？」答曰：「是！老陸命岐山招我長安去的。」我又問陳曰：「聽說你討了男爵了？」陳笑曰：「我

們是不肯考，你們叫見老陸，就說我請他代我謝謝恩師了！一言不發，露鄙棄的意思。『不肯男』最有味，當時分牠後，我對岐山曰：『你不會作袁氏忠臣孝子了！』岐山曰：『也難講？』

繞過富平，回到三原，同志劉冠三，伙人報告袁氏最，教大家趕緊設法響應；乃群集于三原城中，密議定約，並派一岐山曰：『我劍者城能弄一部軍隊到手最好，不成即照原議進行，能為諸君下富平。』諸同志壯之。岐山又對予曰：『事急矣！你的『佔伴字說』放下罷！』予曰：『放下就放下；』因我這一年在三原，教學生說文解字，以雙聲疊韻釋字韻，定名佔伴字說，只剩一星期可畢。向白水去時，曾對岐山說：『回來有工夫，把這部字說弄完，也算了一件心事；』故岐山有此言。

却說我當時入長安，還有一個可笑的動機。

辛亥革命後，西安同人，因改良社會，組織了一個「易俗社」，飲練一般小孩子演新編戲曲。有個唱花旦，名叫劉儀俗的，時才十三歲，作派最佳。予在山寺忽傳言劉已死，為哀離伶十四絕，仍寫哀共和之意，中有絕云：「分明眼底影珊珊，帶笑含嚔舞未殘；如此可兒天奪去，更何情緒入長安？」並寄南社社友柳亞子一函，略云：「子美既死，箴俗又夭，從此劇中華魂，（禹大中華之意）一南北同失，只讓殺風景之花面小丑跳梁舞榭，豈不可歎！」子美，姓陸；在上海與馮子和齊名者。是年死，亞子亦有哀詞；故藉此發揮，一片牢愁，罵殺南北文武角色，覺得很痛快。

未幾，有從長安來者云「箴俗實未死」，因謂同志曰：「我以此卜共和之不亡，」又賦二絕，其二云：「莫怪中年競樂哀，笙歌滿地幾人才，憐他絕世丰姿美，重整全神注舞台。」玉青笑曰：「你的媚

美人文章，又移向共和了！

當岐山約我入長時，固舉前詩戲云：『箴俗在，當然有入長安之情緒了。』

入長安，與玉青住原寓。岐山寄居南軒宅，南軒者，張衡玉舊友。辛亥在西安主帝制報筆政，人極誠篤，酷愛和平，與談討逆事，則力主勸陸獨立，以免兵禍。我和岐山見陸詢帝制近狀，陸頗不滿袁的行為，說：『項城帝制，第一外交未辦好，第二大賞周折，我曾密電京，云外交如辦好，你作皇帝就作皇帝好了，管甚麼，民意不民意，（依然李遠口氣）也沒見回電；又聽說段芝泉不願意，弄得老弟兄們都不和氣了，芝泉欲令君梁，（段之子）到陝避禍，我說沒有法子，教他來好哪，』說罷，嘆息不置，岐山因言：『帝制必敗，雲南已起兵，同時各省必多響應獨立，老師（岐山蒙陸救出獄後，曾與張寶生

俱拜陸門下）何以自處？陸曰：「到那時，再講罷，總之，現在保守地方要緊。」

入見旅長賈煥庭，說獨立及將來軍事發展計畫，賈亦無決心，岐山退而語我曰：「白水之約在彼，三原諸同志亦積極預備，陸不足與謀，我輩好自為之而已，是時，雲南起義檄文已到，讀之，頗不慚意；因謂岐山曰：「我先作檄文布告，適李仲持老先生（蒲城人，革命前輩）來問：「岐山有預備麼？」我道：「有！」他說：「只有兩句話，殺彼氏賊，還我民國！」我道：「好！即以此為秦中討逆軍旗幟可也，先生又曰：「進則天堂，退則地獄，我的腦筋為之震動，曰：「命之矣！」」

謀定，岐山擬招河東舊部來陝，若無金錢，乃售所愛大板二十四，火于舊友，得四百餘元，曰：「此足了吾事！」因遣人四出運動。

予卽至東關郭海樓君寓中，共說戰略。夜半人靜，獨坐屬思，執筆草討袁檄文萬言立就，中有：「本紹術之餘尊，襲莽操之故智；謀破五族共治之均勢，布圖萬世一系之帝業；諷令二三奴儒上勸進表，懸遺各省代表奉請願書；藉共和以推翻共和，假民意以摧殘民意，稱帝稱皇，有靦面目，誤氏誤國，全無心肝！欲令天下仰望之遺老，列傳二臣，吏辱國民保障之軍人同功走狗，諸警語。友人許為討袁檄文中第一篇文字。又成四言告白一紙，尚擬告各省將軍一書，欲結以「相君之面，為五族公敵，作一人之走狗，不過封侯；相君之背，樹共和之屏障，受萬世之尊崇，貴乃不可言。」未就時，長安已有風鶴之警；因海樓密招壯士多人，擬在長安起事，逼陸出走，即傳檄四方，號召豪傑，岐山贊之，略變白水三原的計畫。予因是每夕邀玉青及諸友到易俗社看戲，以示閑暇。

叔來叙去，離破捕不遠了！但破捕有一半喜劇在裏邊，不能不見說明一番：

「我是灶爺！」哈哈！大家莫笑，因為前十五年在陵京運動革命時，每日走偏諸同志家，甚忙迫。一友戲曰：「你真是河東運城的灶爺！」予問故，則曰：「如是我聞臘月二十三，普天下的灶爺上天，向玉皇面奏人間善惡，最後有一灶爺倉皇奔至，雙腿搭著藍纏帶，背向玉皇端立階下，玉皇問何故背立？乃奏道：「臣是河東運城灶君，那何地方人搬家，所以我趕緊說兩句話，就要跑回去；不然，遲到一刻，便尋不見原家了，」你天天忙奔，好像怕人移家似的，豈不是運城灶爺嗎。」予漫應之，且笑曰：「只要人間不斷炊，總有灶君的飯吃；若到呂蒙正家裏，便糟了。」友人笑曰：「到田三夥（打灶劇中，田家三媳婦）廚房，你更吃苦，所以庚戌，窮居北京，臘月二十三，戲

寄友人書，結以「雖未落田三畝厨中，受他打罵真可惱，卻來在呂先生家裏，使爺水米不粘牙。」一時傳為笑樂，從此同輩皆呼為灶爺，秦晉相識，尤讚稱之；并呼玉青為灶奶奶云。仲伏入獄時，同志向太原通電，常露灶奶兩字，密傳消息，真笑人！

卻說那年作討秦檜文後兩日，即臘月二十二日；是夜友人裴子清戲語予曰：「明天請灶爺上天！」我當下忽然想起辛亥革命，端方遇害時，軍士有：「請大帥升天語」；心中一動。張實生旋來寓告予曰：「北京軍士統率處，昨日一電略云：『據探報，某某推景某在陝主動革命；並云：景已派同黨李閣臣入甘肅運動矣。』」老陸看畢，一笑說：「梅九在山中教了一年學，那有此事！遂置一邊，我和伯生共為君剖辨，伯生意送二百金請你暫出長安避禍，如何？」我說：「莫憑據，怕甚麼？伯生幾時回者，我尚未知，祈轉謝厚意，我明天即行偕春。」

歸隱。』又談了半夜革命事；因實生本同志，渠並云：『聞雲南出師，即據叙府，明是四川退讓，倒袁是意中事。』予曰：『伯生意旨如何？』曰：『他暫時觀望！』予曰：『觀望到幾時？勸他趕緊預備罷！』我又為閣臣開脫數語，請他轉送陸陳。

那一夜差不多談天亮，實生才走，我困極了，便合衣睡去，直至午後四點鐘醒來，問伯生送錢來未？曰：尚未！心裏有點不安，正坐在那邊尋思，忽有一個人求見，却不認識，他開口說：『呂巡按請先生到署內有話講』。我知不妙！因我和呂素無來往，便道：『我今日病，不能去，請你回覆一聲。』這兩句話，不過教他離開一步，他居然出戶，我急對玉青說：『第一請伯生到巡按署望我；第二速通知岐山離省！』話將畢，那人又進來講：『轎車都預備好了，務請先生一行』。我道：『走走』。即隨之出，坐轎車內，途中偶思仲伏被捕

在箱內嚼碎密函一事，用手向袋中一抹，恐徽文底稿尚在身上，因騰過幾分的。轎邊偵探，見我抹懷，他神色驚恐，遽下車前行；及到署下車，在客廳少候片時，忽命人領我到了護兵室中暫住。有一護兵問我吃過飯沒有？我道：「沒吃過！」他端來一碗米飯，讓我吃了。我心裏想，若是和岐山的秘密計畫全露洩，一定過官。若為北京電報沒有憑據，不合死罪？縱議死，也須要求七日生存，續完「佔偉字說」再死。又一想有十萬言的「罪案」在，正好拿出來，和李秀成供狀並傳，也就夠照的了，何必少緩須臾，教奴輩笑我？忽又想死時的痛快，微露笑顏，倚着護兵牀枕，睡着了。

少頃裏邊傳言：「陳大人來請先生到客廳會面」，我知是玉青教伯生來解圍的。相見坐定，呂說明密電大概；並謂將軍知君被誣，但係北京來電索捕，只有請先生入京自白。我心裏說：「這時所謂你說

生薑是菜樹上長的也由得你」。便道：「使我入京自白也好；但此電顯係誣妄、何待剖白？且干連友人李闈臣，乃最寬者。他五六月和友人入甘肅謀差糊口，去時，不使我知；今竟說我使他到甘肅運動軍隊，這不能不辯」。呂曰：「知道的！將軍還要寫信給京中朋友代先生表白，總是去好了！」最可笑是說：「你的友人在此謀起事的，勸他們都去別省好了！」我心裏笑道：「這是以隣國為壑；但答道：『並無別的朋友，放心罷！』」他道：「好！請今晚宿陳鎮仗家，明天再走」。我抬身要走，腰帶脫，俯身拾帶時，看見呂神色一變，我做笑來帶，偕陳出；因悟軍中抹懷時偵探避去，似擬我懷手槍，今呂見我來帶，亦因此張皇，奴輩膽小如此！

我和伯生同乘一車，出了巡按署，伯生悄告子曰：「你看車左，那是個偵探，他們布置很嚴，還怕我放你，適才我在老陸處，談起你

的事，老陸狼不以呂為然；但說事已至此，不能挽回，他又勸我多帶護兵，我說：『予殺人子多矣，能力自及，怕甚麼？』老陸狼愕然，他怕有人謀獨立，我對他明說，我陳伯生不獨立，誰敢獨立！』我聽了這些話，知道陳是無拿話誑人，久終靠不住，也沒講甚麼，直到他家，玉青已在那裏守候，見我回來才放心，問明他們要教我入京自白，願同去，說了幾句話，便到後面，同伯生的夫人，談話去了，我在客廳，正同諸人談話，忽聽隔屋來了個客人，是會伯生的，大聲說：『聽說將軍主張送梅九入京，好極了，請梅九到北京，少罵人好了！』呵！我明白了，原來是關中道陳某，他是奉呂調元密命來打探我的，又露出我被捕的根由，是以口舌得罪他們所以說少罵人，因我在富平座上，設送呂壽聯事，適有呂派的一委員在傍；又呂的秘書姓王的，自稱北方學者，曾遊唐園，題小詞二首，中有『奇花笑我不知

名一詞，我對友人道：「北京話，這叫露怯了，唐國有甚麼奇花？
露怯或說是露青的轉音，或說是露客，就是帶鄉里小兒的土氣罷了，
」不知那一個多事的，在那詞句後，又批了一句：「狗屁不通」，聽
他也疑惑是我，其實我那裏有閒工夫，管這些屁事！」

陸派李某來云：「將軍命我護送先生入京。」我心裡講：「押送
就是了，甚麼護送？」他又說起屋年在北京護送八議員南行也是他，
八議員都我很相好，又說他伺候過章太炎先生，這一句話，打動我的
心，因想到京，如能同太炎拘禁一處，倒可以增加點學識。他又說；
將軍寫了兩封信；一封給孫少侯先生；一封給某君的。」我道：「我
給某君打個電報，請他在車站候我們好不好？」他說「可以！」我即
時擬一電稿，請伯生拍去。又談了幾句話他便走了。

座中有一星相家，說是給伯生看墳地的，伯生很迷信他；他口中

噙着長桿煙袋，似乎有甚麼打算，忽然抬頭問我道：「先生生日是幾時的？」我未暇思索，即衝口高應道：「正月二十六日！」他即點頭道：「不怕！吉人自有天相！」我心裏笑說，天相甚麼？怕甚麼？不過入獄死刑。

各人退後，我怕伯生云：「如討逆軍從漢中攻入，君能應變否？」伯生云：「俟與南軍接觸，打幾個勝仗再獨立！」我道：「無論如何素逆必倒，君自酌之而已，這是我最後的勸告！」他又問：「焦子靜諸人在此主動，君豫聞否？」我道：「此却未聞；」這條實話，因在省密計，子靜並未加入；但是我海樓岐山的謀圖，也未告伯生。

次早行和玉青共一破車四車，護兵二名和李同車在後，中途李忽為我易一新車，久變作體面囚犯了。

經臨潼，望秦始皇塚，在車中口占一詩云：

「嶠山下，一邱士，中埋祖龍骨，到今已朽腐，并吞八荒霸業空，秦不二世，墳徒萬古？嗚呼！今之人，雄圖亦何苦？胡不看嶠山下
一邱士！」

乘輿高吟曰：「安得令袁氏聞此？」命玉青記之，並云，「岐山到山寺，講老陸邀我議典禮，我欲以我為叔孫通的話，曾宣言「定一個百拜朝議，使有臣辭奴才們多磕些頭，磕死他們」，幾個學生聽了暗笑，我因作一詩，恐傳出去，于事有礙，未示諸生，今一併讀出，好生記着！」

「無賴小兒作天子，屠販英雄不識禮；未央宮變鴻門宴，拔劍擊柱裂雙毗。朝儀起叔孫，方知天子尊，功人功狗齊俯首，竟朝置酒無敢喧，朝罷無賴喜，奉常于博士，博士謝恩諸生嘆，賜諸生金五百斤，叔孫生真聖人。」

玉青笑曰：「好麼！一個聖人綽號。」（予在三原山寺授徒時，遇儒牛先生在清麓書院主講，宏純上人主持山寺，一時有景聖人，牛才子，宏佛爺的稱號，我對友人說，應是牛聖人才對，友人說，人家牛才子名早著了，不可爭，予因一笑置之。）人家來請議典禮，一個姓爺綽號，臘月二十三，人家請上天，還講甚麼？」

次夕至渭南，晚餐後，李某催促連夜進行，予問故，則曰：「我們趕快到北京好了！」我曉得他的意思；但也無法延遲，即先夜行。車中謂玉青曰：「此乃防同志中劫殺；因設及太平天國洪大全遺事」，並誦其詞云：

「很賊徒不識英雄，漫將鉄鎖鎖飛鴻，哥哥行不得，淚灑杜鵑紅！玉青曰：『何至于是？』出獄後，始悉當時王祥生諸君，聞予被捕，偕數人向潼關一路探聽消息，豫備劫殺，連夜到渭南，聽說尚未

經過，大家困極，睡去，意待明日至。次日打聽，則我們已經出了潼關，乃愜然而返云。我出潼關時，也有同志欲劫殺而不得的覺悟；但是當時，如在路上劫殺猶可，如在店房劫殺，則護兵不離左右，我必先遭毒手，這便是禍福不定的說法。

出函關又謂玉青曰：『我今出關，和孟嘗君當年鷄鳴度關的心理恰是一反；因憶寇三『去魯仍懷魯，來秦為避秦，』兩句詩來；笑曰：『來秦是避秦，去秦當然是就秦；』簡直是就擒了！』

除夕記得在陝州，從伯生所送盤費中，給護送兵士各十元，李某亦同送從人名周全者五元，周全教我替他收好，我隨便放入皮夾裏，誰料入獄後，這五元錢倒很點用處。

到洛陽下車時，曾見旁邊有人竊指我告其伴曰：『那是犯官！』我心裏好笑。知道是李某先下車對人家講說。到棧房，戲語玉青曰：

平生不願作官，第一次作官，却是犯官，豈非怪事？」玉青笑曰：「我還聽見一句說犯官，還帶着家小哩。」

李某和我到浴室洗了一個澡，見柱上寫着：「免設國章」的條子，便不好打聽南方消息。有一張報，也沒載甚麼新聞，只述北兵南下的聲勢，自然是素報了。心中納悶，不知岐山和白水三原諸同志近況若何；但聽說陝西無事，其實陝西有事，河南也不能曉得。

次晨陰曆正月初一，早飯後上車，一路看見村莊兒童嬉笑光景，欣羨非常；在飯車中，曾遇一友，因李在旁，也沒說甚麼；但友人已經會意，到京大得他的救護，緣法不小！于初二早，到保定，李下車片時，歸對我曰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！」我心裏道，怎麼又是一個「吉人自有天相！」便問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」他道：「新華宮出了一個炸彈案，說是袁紹明的公子袁英主謀，已經把袁英收監，他們自己家

窠裏邊鬧起來了，還能罪傍人麼？看起來，先生到京，一定沒有甚麼危險了，所以說『吉人自有天相。』我道：『呵！原來是這們一回事。

繼而在車中假寐片時，忽夢見四人送木炭四根置我懷，並為口占兩語云：『誰人得似景梅九，獨抱乾柴整四根，』醒對玉青說知，笑云：『夢中得詩詞的回數，也不少了，從未有此次打油且無理者，不知何兆。』玉青云：『不過當中送炭的意思，不怕冷落了；且君不信夢，問什麼兆。』

車到前門車站下車，某君派人來接云：『是得洛陽來電，知道今天到的，現有車馬在此，李某便云：『先送我們到第一賓館再講罷！』大家同客棧後，坐定，那送馬車的人，悄聲告我說：『某君正因新華官一案，犯了點嫌疑，所以不能親來。』我說：『不要緊，我也是嫌

疑犯，將來他能替我講話很好，如因嫌疑中，不能講，也罷了。」我回頭向玉青道：「此回我定被送入牢獄中，你在外勿焦！」玉青探頭曰：「他們敢麼？」

午飯後，天將晚，李君對我曰：「我們到陸軍統率處去。」我那時覺得不妥，便道：「我可以帶點錢去。」（因為仲伏入獄時，因無零錢，頗為獄吏所苦）李某說：「不要帶，我們便返來。」促迫使行，我抬身便走，也沒吩咐玉青甚麼話，○

李某和我同車，我問道：「陝西必另有電來，欲陷我於罪，你莫瞞我。」李某云：「先生你放心罷，我總要對得起你，保沒別的事！」車行至一處停止，我朝外一看，見門口掛一幅長牌，上寫着「軍警執法處。」我笑對李云：「這不是好地方，你回去，莫驟然對我家人講！他說：『沒事！沒事！你隨我進去，我自交代明白』，我便下車

，隨便進去，到甯院中，李某到號房對着一個人說：「此位景梅九，因犯點嫌疑，由統率處去電，從陸將軍處送來請特別優待。」李即去，我被好些獄卒，引至後院，至階前停止，搜身，把錢包拿去點清五元說：「錢存管獄處，用時，隨使教人領取。」又來解腰帶，這倒是我早知道的；因仲伏曾告我說：「一進獄門便須將腰帶褲帶，腿帶，一齊解去，是怕入自殺。」我當時坐下，便解腿帶，獄卒很有驚怪的。我心裏講：「該弄甚麼手腳足鍊來？」却莫有，又引去，經過幾多轉折，真有一曲徑通幽處」的情形。引到最後一大院傍一小院中，有一座三間大房，門口釘個小牌，上寫「優待處」三字。我進去，一獄卒交代房中諸獄卒曰：「這是陝西送來的差事。」

「差事，」我心裏講：「犯官，」又化為「差事」了。人在世上，到處被人安立些假名，真是奇怪！也只得呼馬應以馬，呼牛應以牛。

，差事便差事，有甚麼要緊。一面想，一面有這優待室有七張床鋪，六張是獄卒占定的，只一張牀上坐回便服囚犯，手足也未帶拷鎖，樣子好像個偵探，我心裏人講：「獄裏還安置偵探，陷害人麼？」

那時有一獄卒從床下取出草薦，鋪在地上，對我講：「床鋪已滿，你坐在地下好了。」我便坐在草薦上，忽然想起家族親友來，更為玉青着急。因仲伏在執法處的時節，我在外，未嘗一息安寧，知道獄外人，比獄中人的日子還難過些。某某因新華宮一案，有嫌疑，必不能為力。仲伏南遊後，更無消息，我在山寺聞報，知鄭汝成被刺時。他在鄭幕中作客，雲南起義，我心中總覺得他到南方找李協和去了。想起來，再無別人能幫玉青作事，好生煩悶！所以晚飯，一碗白菜湯，一大碗菜端來，便無心用了；並不是嫌他不好。我在山寺生活，較這還沒泊些，傍邊獄卒瞧出我不安情形，來說：「放心吃飯，不要亂

想。『我被他這一句提醒了一個念頭，登時想起日本同志塚利彦『樂天之囚』那一本書來，心裏說：我在山寺寄柳亞子書說我抱『半樂天觀以消遣，今天至少也要作個半樂天囚。』這一想，那肩頭便放鬆些了，吃到半碗飯。

『八國問禁，』況八禁能不問禁麼？便問道：『許有書麼？』曰：『許！』『許有筆墨寫字麼？』曰：『不許！』『許外邊朋友送書進來麼？』曰：『不許，自己拿錢去買可以！』我心裏便不大高興了，拿錢買書，那裏來的錢呢？就是有了錢，託他能買些甚麼書？在獄裏沒有書看，又不能著作些甚麼，未免太苦了！紙更是不到，外邊一切風潮，都衝不進這銅牆鐵壁來，只有靜坐參禪一法！

正是嚴寒時節，未帶被褥，便問：『可以借床綿被麼？』答曰：『可以的，但是須過了破五方行，』『破五！』是正月初五的別號。

心裏講：「不知甚麼人？弄出這破五先生，來害人！」却是沒法，只得和衣睡在地下的草薦上面；幸虧穿著狐皮袍，身上還保住煖氣。但是兩條腿到半夜，受不住了！好冷呀，袍子又遮不住，一時計上心來，脫了狐皮馬褂，（是岐山送我的）把脚腿一包，好的多了。沒有枕頭，磚是沒有的，枕著自己手睡罷！睡不著起來靜坐一時罷！外邊守衛的兵喊道：「先生睡好了，坐起來，檢獄的有見說你要逃走。」甚沒麼話講，一笑，又卧下了！想起身下草薦來，心裏講：「這才是卧薪！」

整整卧了四天薪，到初六才僥得一床綿被，鋪蓋起來，馬褂化為枕頭，比前四夜的光景大不相同了，呵呵！獨抱乾柴整四根，乾柴是薪，一根是天麼，算應了那個魔夢，好生笑人！又一想，被褥可以送進來的，難道那李某真聽了我的話，沒有告訴玉青麼？玉青自己也不

會打聽麼？周全的五元錢，一元債破，又每天買些麵食，自做自吃，還想買兩本普通書看，快完了，若永不知道，便要糟糕。

天想進來幾天了，也不見審問，曾問獄過堂的規矩，他說：『有時升堂問，有報隨便在法官屋裏問。』我說：『有不問的麼？』他說：『總要問的』

又想仲伏曾說在獄時，每早聽見長呼一聲，如鬼叫魂一般，籠裏囚人，同時坐起，聳耳聽叫得是誰名子，那就是誰的末期；在那一刻鐘，都有死的覺悟，過了那一刻，大家又說笑鬧起來，說：『還可多活一天，這便是獄囚的人生觀。』

怎麼入獄後，未聽見那鬼叫魂的聲音呢？人說雷震春是第二陸建章，難道這話不兌麼？仔細一打聽，才知道是變了章程，槍斃人的時節，早起一面豫備囚車到執法處後門，一面幾個獄卒到籠裏捉人，有

一個人手拿一張紙條，對那人問道：「嗎名字？」自然是天津話囉。那人一答應和紙條上名字只一對照，也沒第二句話，七手八腳，便把那人綁起了，擁到囚車上拉至南下窪，斷送了那條性命。噫！不見南下窪，白骨相撐柱！（太史詩句）也不知死了多少冤鬼。

陸明，雷暗，其實一樣，當時有相獄卒對我說：「年前臘月末，槍斃了許多人，過年這十天內，還沒有開後門哩！」我問是甚麼道理？他說：「自從袁公子進來，就鬆不了。」我知道是袁英了；却故意問道：「那一個袁公子呢？」他說：「就是袁紹明，袁大人的公子，名叫素英，號不同。」我問犯了甚麼罪？他便不肯說了；但道：「這公子性體不好，他老子親自把他送來的。人家是皇親，自然不怕甚麼；但總是『王子犯法，和庶民同罪了！』」

我心裏講，這又是法律平等了。就是：「不問富人窮人，都不許

偷人顏色，不問富人窮人都不許街上露宿的，的說法了，算甚麼干等？我當時對他笑道：「你說王子犯了法，和庶民同罪。在王子好像受屈；那麼，我們庶民犯法和王子同罪，豈不是問起來了麼？」他笑了，說：「你倒說的好聽。」

初十日午後三鐘光景，外面來了一個獄卒，說：「法官傳你去問話。」我跟他去到法官屋裏，那法官却像一位老夫的様子，穿着便服，讓我坐下，便問起我的履歷來，甚麼「前清秀才」，「日本留學生」，「同盟會會員」，「國民黨」，「眾議員」，「議員」說了一大串。他又問：「當解散國會時，你曾被通緝麼？」我說：「沒有。」（這却是閒話，因為當時二次革命初起，我因躲避選舉老袁作總統，藉小女秀兒在太原病重，便回山西停了一個月，對於質問老袁罷免協和諸議案，均未及署名，所以不在通緝之列）。他道：「很好，不要緊！」又問：「總統率處

電報的話，說：「電上說有耿某推你在西安主動革命真麼？」我道：「全是誣妄，耿某我並不識為何人！」他道：「不錯，這一層陸將軍曾為你辯護，不過……」（他少在傳頓。）又問：「有個李岐山，你認得麼？」我道：「認得，是我的朋友。」他道：「陝西沒有電來說，臘月月底，說土匪夜半用炸彈攻破富平縣，奪去巡警棍杖，為首者，就是李岐山，你是他同謀？」我聽了，心裏道：「這是好消息，」口裏說：「我臘月二十三已出函長，如何曉得！」

我又問：「有何憑據？」這是問那篇討袁檄文的意思，他說：「沒有？」我說：「既沒有怎麼能說到同謀？」那法官便道：「或者因為你同是朋友，犯了嫌疑，只要你實來和李某謀亂，便可以為一紙供詞，說明好了？」我一聽這供詞，當時想起：「李某一來，要逼我寫出來，須好長的日子，怕人家不答應，還說咱想長生不命，所以那

是拿過筆來，略不停腕，向供紙上寫了兩三千字，所謂：「狀到衙門口，無賴不成詞」招認的地方，總是不該死，該死的地方總是不招認，（這也是仲伏在獄認供時的秘訣。）結到李岐山，因是我的朋友，也是陸的門生，他請我到山安，說陸要派我入京議典禮。到西安後，陸忽接京電說，有人推我在陝西主動，送我入京自白，李在富平起事，在我動身之後多日，我如何得知？既無憑據，只好等李到案，和我對質，所供是實云云。我罵供的時候，法官在傍，曾提醒我的注意，說某事可以不必罵了，露出一片好意來，狀罵成後，他看過說：「好了，只要是實情，我極力保全你就是了！」我即時退出，回到囚室。問獄卒：「剛才那位法官，姓甚麼」他說：「那是我們的候法官，很好的人。陸將軍作執法總長的時節，他就充法官，保全人不少，別的法官便不同了。」我知道執法處本是特別機關，法官也沒有一定的

人，要看人的遇合了。

自從寫供狀後，我很希望他再審，可以得點消息。因為上一次我曾問岐山破富平後，還有甚麼舉動？那法官便不肯講。又不知白水三原方面進行如何，真是悶人！

那晚從外面送被褥進來，並送錢五元。曉得玉青才打聽見消息。我寫了一紙回條，便是表明還未死；因和外邊通信曾問明白是不許的，惟有家人朋送錢來可以寫收條。

過了兩天，有送褲褂和錢進來，看那紙條上字跡，是仲弟敬之寫的，登時想到家中父母已經知道了；便制不住滿腔悲痛，忍淚書收條，這是在獄中一度動念。便想起故友寧太一臨刑不忘母的慘情，長嘆一聲，面伏枕卧去！

連日，得託獄卒購得監本『詩經』、『易經』各一部；又購原本『

說文解字」一部；「廣韻」一部，「絕妙好詞」一部，每天有點看的，心裏非常安泰。且想作些詩詞消遣，替無筆墨；乃買些細香點着，片刻之後，用土埋滅，拿香頭灰，可以向書背上或草紙上畫字。心裡想，若是日久天长這些草稿能保存住，作一部「香灰集」或叫「死灰集」出來，也好。

我入獄後，只拿定主意，不同傍人談話，不惟是避忌那偵探，實沒話可講；但和一個看守兵姓素的很投契。我看他是一個鄉下人，節不像別的獄卒樣子。時常拿本國文教科書，向我問字好似小學生一般，所以遇事一點照顧。那天正月十五日，我說了一句：「今夜是元宵，」素笑說：「先生你虧了在這裏講，若是在外邊人要犯罪了。」我問：「何故？」他說：「因為元宵兩個字，聽着好似把我們姓素的消滅一般；于是警察廳出禁令，不准人喊叫賣元宵，要喊叫賣湯元才行哩。」

「我說：『湯元也不好，豈不怕把素盞滅了麼？』他說：『先生火講話罷！』後來作了一首，歪詩專詠此事曰：

『偏多忌諱顧新朝，良夜金吾出禁條；放火點燈都不管，街頭咏唱賣元宵。』真是笑話。不久聽說禁甚麼，撲克，一說也有一番意思，為的是犯了『撲滅甚麼克定的嫌疑，又觸着皇太子的忌諱了。』這些笑話，是在獄中聽見的，聽不見的還不知有多少哩！

正月二十六日生辰；在死地過生辰，也是一種紀念。便請那跑街的獄卒，買了一角錢長條麵，親自煮好，正吃的時候，忽然想起一樁事來，乃是十七年前事，就是庚子那年，在太原遊學，一天有人送封信來，說：我隣居李某，在安邑打傷人命，送至陽曲縣獄中請送監錢去。我和李某是孩提交，得信後，即刻拿了五百銅錢，到陽曲監獄裏探他，從牆竇會面。他本是個光棍，毫無憂容，很喜歡我來。我也勤

了好奇心，要到監獄裏邊去。他和牢頭說好，讓我進去。那時，我九歲，還有些秀才派頭，走進去背又雙手，在監獄院心一步三搖的走，那牢頭含笑對我說：「先生！不可雙手又背走！」我連忙把雙手放下問故，李某從傍笑曰：「這是牢獄的忌諱，因為一出人」（就是新囚）的時候，犯人才背又手哩！」我又得了一種經驗。到囚房看見許多紅衣囚，面帶鬼色，聚在幾處，我坐在某床鋪上，說了好些話。最有趣是說，囚分三等：殺人報仇是英雄豪傑為上囚；搶劫為中囚；姦淫為下囚；下囚特為群囚所因辱。人得見義和團大師兄，不過十五歲，在那裏切麵；有人替他問外面消息，我說：「不要緊；」其實已將要執刑了。李某指道：「這是上上囚，他也怕死」我當時心裏却很憐憫他，談話久了，到晚飯時，那牢頭端了碗麵給我，且笑道：「先生你吃了我們獄裏這一碗麵就好了！」我聽了莫明其妙；但記得很清楚。

○所以這一天，在執法處端起那一碗麵來，便想起那樁事情，吃完了麵，又想起一段笑話。

憶在三原山寺與宗師參究宗乘，曾作一四八不頌曰：

起不起，猴兒吊在半空裏。（此句影袁氏的帝制，因袁氏曾對人言說好些老朋友，把他當猴要助上杆，他們全不管了。）

滅不滅，請看黃葉變綠葉。（此句影共和不死。）

常不常，一輩不如一輩強。（此句概江河日下。）

斷不斷，吃了一碗長壽麵。（此句當時只論文。）

不過說麵是斷的，長壽便不斷了。在獄生辰吃麵，俗叫長壽麵，獄是死地可謂斷，足然要吃長壽麵，定不斷了。所以回想起歸曲獄中牢頭的話，吃麵後，當時便觸起這一句了，仍然是怕死的心理，一笑

一不一，一年三百六十日。

異不異，三人三性三結義。

來不來，枉在世上走一回。

去不去，常說換官不換吏。

（此句自概）

當時我拿俗說頌八不，是半意識的。宏師頗為印可，他另有道理。○一定悟在禪理上去了。我却知弄文字禪。但斷不斷，竟成識語，也是一個紀念。

還有『獄中三十五初度』律詩一首，錄左：

奔騰歲月眼前過，運入龍蛇最坎軻；
（當時想起鄭康成『起！起！今年歲在辰，明年歲在巳』的夢來。）
生滿百年能有幾，獄成三字消多。
（兩句現成語，執法處殺人本來莫有甚麼定讞。）

『自今以始』其休矣！『振古如茲』可奈何？
（友人多以此兩語

為弱，不知我當時在獄中無事，戲集詩經對句。那一天，恰得自今振古八字，且正接生滿一聯，寫無限感慨，故不易。」

跖壽顏天無定準，莫把公道問閻羅！（因雷震春亦好閻羅）

却說我初到這優待室，看見那何像偵探的，姓孫。據他說：是祇點嫌疑進來的，不過我和他交談一二語，便知他是個無知識人，只能邪說，不能正論。一天正同他瞎講，外便送來一位穿西裝的青年，也沒帶鎖鍊。我乘閒問他犯何罪？他說：「因為和季雨霖君來往，被捕來的。」我只安慰他兩句說：「不要害怕，看情形是不要緊的！」我希望他因在同室，可以和他討論些學問。一刻工夫，却被禁卒帶向別室去了！我看那少年精神鎮定，大畧無妨，正在代少年籌思時節，又聽外邊喧嚷，只見幾個獄卒擁見一個便服囚犯，狀甚悽愴！我不認得他，我却認得他；因為前兩天在獄中看過傍人一冊戲考工，有他的

像片，題着新戲泰斗劉藝舟。不錯，就是他。心裏諷：他如何得到這裡來？奇遇！奇遇！若是同囚一室，到要領教他的戲了。但我看他神色不定，彷彿當下就要糖艷一般。又有他也沒帶刑具。管獄的且令獄卒給他騰出一張床來，留他在這優待室，比我有上下床之別。一定是不不要緊的。為甚麼張皇失措呢？心裏大不以為然！却故意同那姓孫的恣笑樂，表示應該鎮定些。那知並無半點効力，等了一陣，我勸他不要怕，他才問姓名，並道：「前兩天還有人託我打聽先生哩！」原來他那時是執法處的人員，所以朋友託他。那一夜，他是睡不着了。哀求獄卒給他家裏送信，並要求見雷總長訴冤。獄卒也隨意開他的玩笑，弄的不像樣子，我當時很責備他。

後來他對講：「你的仇人在陝西還不要緊；我的仇人執法處，隨時可以害我，怎能不慌呢？」這倒是實話。他是民黨有名分子，點將

錄中的浪子燕青。(某撰點將錄，幾一網打盡民黨，我幸脫漏。)亡命到日本，經某人介紹投誠，充北京執法處諮議。又拉他的朋友李統球同事，大概教他們密探東京民黨動靜，他們如何肯作。久之露出本色。人家便到：「他吃王莽糧給劉秀辦事了。」所以一經人指摘，當時同送到獄裏來，焉得不害怕！

藝舟每聞鈇鎖聲，必蹙眉不安。我曾戲占一絕云：

「累累囚徒出獄房，聲聲鈇鎖響琅璫；旁人聽渾閑事，惱亂新來詔議腸。」(此末語藝舟者，恐其更增煩惱耳。)

藝舟聞鴉鳴，亦甚惡之；聞鶻噪則喜。一日幾個「同囚」(這是我制造的名詞。)被獄卒帶去審問；經過甯下。中有李亞東、藝舟認得，不勝感動。我偶見風吹花落飄舞腮前，因戲擬春閨一詞示藝舟

「好多日子悶損深閨裏，恨塵雙眉抬不起，慵向鏡台斜倚，鴉呼鵲噪頻聽，管他春雨春晴，無奈落紅片片，因風吹過牕檯。」

藝舟賞之曰：「乃知古人詩詞必有寄託。」我知此詞，句句可以打動藝舟。惟管他一句似非藝舟境界。

一日見獄卒持杏花一枝入室，予指謂藝舟曰：「此杏花何不幸耶？」藝舟為之點頭歎息。

當孫某未出獄時，藝舟尚未敢同我暢談。某朝早起，孫某對我說：「昨霄夢一白鬚叟，向我言一字，左邊雨點，右邊春字，寫了好幾回，所以我記得很清楚，不知何兆？」我登時想起「估儻字說」來，便道：「你快要釋放了！雨點是冰字，加上春，自然是東風解凍，這是正解。要拿測字先生的法子說，春，算入三日，你三天便出獄！」藝舟聽見出獄二字。很羨艷，說：「再沒別解麼？」我真會揣摩，便

戲道：「也許是三人同日釋出的意思。」不出三日，孫某果釋出。後來打聽孫某因捕獲黨人張君子上海，張與孫某原為同事，因亦繫孫子獄。張被槍斃後，孫即釋出。

張君聽說名繡泉，也是山西人。在外國多年，娶意大利婦其被捕原因未詳；但一定是為革命死的。他是雷震春槍斃黨人中最後一名。當槍斃他那一天，優待室獄卒早起，看守兵嚴守房門，異常靜肅，藝舟吃駭不小。

孫某出獄後，我在從地下升至床上。這還不闊緊要；痛快處，是能同藝舟暢談革命？由政治革命談到社會革命，由社會主義，談到無政府主義，藝舟也漸漸忘怕懼。有時西皮，二黃、椰子腔，唱起來了。○我是不會唱的，甚麼板眼，更不明白。藝舟才把三振一板，以及西皮眼上起，板上落；二黃板上起，板上落，還有甚麼四平調，反二黃

，反西皮，詳細教了我一遍我才略知各種曲調。便想仲伏也會唱，曾談過板眼。但他性急未能使我理會；不過由他聽得各種戲曲不少。詞句大都記得，就是不能出喉，嘗拿「滿心蝴蝶飛不出來」自嘲自解，在獄中這肚裏又增加了好多生劇。每天在喉內，行腔排調，只可有怡悅，不堪持贈人，不知者，還以為是牛皮哩！

這是閒話，我和藝界談劇也不少，最佩服他的九更天批評，他說：「九更天三字，只表出社會一切黑暗，試看全劇中，沒幾何明白人，沒一件明白事，甚麼二東人被陷入獄，黑暗極了，官自然是糊塗東西，却教馬義去找人頭，馬義更糊塗，反說好個清如水明如鏡的太爺，便回家和媽媽商議，把自己女兒頭割去，真是混帳萬分！」人頭獻上縣官，翻過來說：「無天頭是假，有人頭反成真了。」馬義說出實情。官更不理，一搭糊塗，向甚麼文太師處上控，那文太師却教告上

狀人滾釘板以試冤否？更親拜釘板，視同神聖，其糊塗混帳，不在焉義諸人之下，天如何能明呢？所以打到九更天，也是黑暗的。○真石妙評。有一天，他同我論上天台一劇，他說光武並未誅雲台，將此劇從何說起，我道：「此劇或是明人影射，朱元璋殺功臣事，孔北海所謂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影射曹操賜甄嘗丕事，想當然耳，藉以為諷譏的。○藝舟不覺首肯。

有一天，獄卒某。從外面手拿書進房問我道：「你有個姓滕朋友麼？我連忙道：『有的，是山東人』！他道：『不錯！他來給你送兩本書，寫個收條好了』！我把接過來一看，原來是吳大猷篆文論語，放在一邊，先給獄卒寫了收條，打發他走了，然後再看那書，全是用鐘鼎篆書寫的。最顯目的是書皮上有『仲伏學』三個字，的確是仲伏筆跡，蘇字體，這就怪了，心裏以為他斷不能到北方，此書從何來

呢？呵！是了！那年他在一「德記」住過，或者存有存書在那裏？滕君是
有心人，所以檢出送來的，也未可知。『好生躊躇了半日。』

大家要知滕君是甚麼人，我要略叙幾句，他是：『德記皮貨店』
的掌櫃，名文卿，和閻臣相好。從國風日報出版，就同大家相識了。
仲伏那年入獄，是他在執法賣皮衣者先看見的，連忙回來，報知閻臣，
才打電報給我。今天又是他來送書。且有仲伏字樣，我心裏非常感
激。想到仲伏，總然不在北京，滕君也是玉青的好幫手。又想獄卒說
，不能送書給囚人，這書如何能送進來呢？

我因對藝舟說仲伏歷史，及入獄往事，都可以編成戲文，甚麼『
裝箱』，『起解』，『探監』，『贈珠』。他說：『此人我知道，是被
金某所隔，我適在奉天，曾與同志，向外交方面運動因他在租界被捕
。』我說：『不錯！後來聽說某領事向外交部要人』說到：『贈珠』

是賄賂事；探監一，陸建章時代，還許人探監；雷震春時代，便不行了。一月半寫信給外邊，其實他也傳不到。有時想用香灰寫一紙，密令獄卒帶出打探些消息，怕查出來更不便。偶翻陸放翁！鈿頭鳳詞故原韻。戲擬憶秋閨一首云：

「愁分手，斟杯酒，樽前低唱陽關柳。心情惡，飛綿薄，密宮紅趙，粉仙輕索。錯，錯，錯！人依舊，花偏瘦，西風簾捲涼初透。傷寥落，思蘭閣，尺書刪就，寸魚難託！莫，莫莫！」

藝舟笑道曰：「君以柳絮自喻，蜂蝶喻偵探麼？」我道：「不錯！我在秦有吹絮魚開浪，立蘆鶴避風句，也寓此意，立蘆句大有蘆中人想；又咏有菜花能舞蝶，柳絮不沾苔句亦然，今沾苔矣。」藝舟為一蹙眉頭，因他不喜聽喪氣語。

和藝舟談到改良戲曲問題，便想起在東京看過的社會劇，我說：

「燈台守」一劇，有一貴公子落海，為燈台守老人救下，老人有一女，被公子誘說入京都後，因與一女爭寵，大起風潮。那知與爭寵者，乃其失跡之胞姊。一旦覺悟，遂共投海死。老人聞此恨極，大罵都人，終日：「智欺愚，強凌弱，富壓貧，這就是文明麼？」於是滅了塔燈，遙望看京都大聲悵悵曰：「把都市一般東京們，全沒沈了！」遂自殺。扮燈台守者，為日本新劇大家高田實，至今尚記其憤悲的聲調。藝舟說：他也看過；並道：近年來社會劇更多，曾見過演托爾斯泰復活一劇，很能發揮社會的罪惡。又說他在東京演過：「水滸傳」，也算中國社會劇。中有大燒草料場一折，演至林中醉臥入夢，轉台，加撞入白虎堂夢境一折，林冲足然持刀趕殺高球兒，子忽醒，乃遙望草料場火起云，頗受聽眾歡迎。我極贊其巧思，並戲之云：「不知君現有手刃仇人之夢麼？」

劇談太多，不詳記。却說在獄中每日以得瞧獄卒，從外面帶回來的戲單子為一樂。一日忽然發現一事，原來戲單子上面帶印着洪憲年月日。洪憲！是袁皇帝年號，大家沒有知道了。某日戲單子，把洪憲兩字換為丙辰，便猜着八九分。問獄卒，獄卒不肯說，後來知道瞞不住說，「取消了！」心中大悅，對藝舟道：「一定是討逆軍戰勝；不然就容易就肯取消洪憲紀元麼？」藝舟道：「自然，恐怕袁皇帝喜頭衰尾。有人測表為此四字的日子來了！」

幅日出戶解手，「囚人解手，須招呼獄卒一聲老總。」才能出戶。囚人每日準大便兩次，名曰：「放茅」可以和別院囚相望。嘗戲作一聯云：「解手每日呼老總，放茅兩次見同囚。」可笑。在院中拾得一片報紙，中略載各處獨立，及勸退表諸事。因借對室牆外柳條寫一紀云：

「忽漏春消息，牆頭柳數枝！倡園人去後，青眼為誰垂？」

警舟歎曰：「柳數枝，大可憐！」

洪憲取消後，外邊事，大約可以猜度一二。惟陝西方面同志的活動，究竟怎麼樣？是不得知道的。一夕，忽然岐山率健兒數百，與敵戰於山頭，大勝，喜極而醒。為之慨然者久之。因戲擬春閨一詞云：「幾鷺箏，數番鴛鴦。而今聽是淒涼調，東風吹不到簾櫳。曉他外面春多少，燕約鶯期（指白水三原之約）應都誤了，相思人隔天涯香。（指岐山）瞞愁剛遣夢身歡，醒來又被愁知道。」

消息雖然不知，言論漸漸自由些了。看守兵袁某，特作諧謔，說：「我嘗告訴這小兒子，教他不要作皇帝，他不肯聽，如今鬧成這個樣子，真沒法想了。」因同伴戲稱他為袁皇叔，故有此妙語。那用催命符「鳴名子」的天津人，他也亂說起來。又是張敬堯全軍覆沒，蔡

錫殺到長江來了。人是李烈鈞打湖南，北兵都要降他了。他要打北京，我們也降他好了。指天畫地，惹人笑死。執法處優待室差不多成了北京城內，第一個言論自由地方了，寧非怪事？

看守兵中，還有個姓杜的，年紀大了，像個鄉下老頭，常替獄囚占周易課，人很老實。後來同我熟識了，把外邊真消息告訴我，說：『老索要倒灶了，各處將軍都要獨立了！我託他借一份報看。他一天，悄悄拿一張順天時報來，那時順天報，成了氏黨機關的樣子，消息最真。教我藏起來，放茅時，拿到廁所中去看。我等不到『放茅』時，即特別請假出恭，展開報紙一看；呵呀！可了不得了！』

陸建章全家被殺！（其實未嘗。）陸匪出潼關，陳樹藩獨立。各路兵軍要人略歷：郭堅，高峻，郭海樓，曹俊夫，鄧寶山，王祥山，馬清苑諸友的名字，都有見了；只不見岐山名字，再看，忽見我所擬

的那一張四言布告，竟一字未更的登出。說是陝西討逆軍通用的。心中為之狂喜；但恨未見那篇檄文。連忙回室中，告訴藝舟。藝舟說：陸某，也有今日！

時已春去夏來，狐裘脫去，只剩套袂衣，幸優待室是北屋，不大熱，別屋便要單衣了。一日。獄卒告我說：「有個濶差事進來，姓張。曾作過都督，在隔院東屋裏。」仔細打聽，原來是張伯英。辛亥年我在陝西見過他。他也曉得我在獄裡。留心問明白，約放茅時遙望一點頭微笑。我着見他住的房子，太陽正照着。獄卒給他打起蘆簾來，罩窗遮戶，大概花錢不少。還是抵不住熱。我對藝舟說：「比較起來，我們優待室是避暑宮了！」當時想起遊山西天龍山五律來，用香灰寫出，請藝舟批評。詩云：

「競上毘盧閣，遙看萬本松；山深能隱豹，洞古有藏龍。剝落開

皇碣，幽涼避暑宮；（山上有高歡避暑宮遺跡）禪心安不住，驀地一聲鐘」。

藝舟道「剝落開皇碣，似說老袁帝制失敗，我只望這一聲鐘，是自由鐘。」我道：「也不遠了！」

端午！我又想起半耕園來。因為每年逢端午，園主恣人遊覽，平民到的很多。私園化為公園，也是一時盛事。我記得有兩姊妹在葡萄棚下，和八哥調舌，儼然天上人，思之幾如隔世。後來曾作「端午憶」詞六首，一云：

「端午憶，雅集半耕園；棚蓋葡萄涼欲澈，籠藏鴉鵲語初喧，紅粉並前軒。」

憶此也。然尚不如獄中清明憶唐園之甚。曾有一詞，今補叙於左

一甚清明，偏逢三月初二，無記密恨開愁，都提上眉尖！最憶唐園春望，恨柳煙纖陌，翠雪凝寒，更曉霞抹曉，字雲拂檻，杏雨垂簾。

惜春，算有啼鶯泥轉，吟燕呢喃。板紅剪綠，聽報道蜂語粉惹，蝶翅香黏，後邊橋畔，趁踏青，兒女嬌憨。如許多，攏將來不過片時春夢，一枕方酣。

但獄中端午，却有一種絕色消息到來。

當陝事吃緊的時節，有一種消息，說：雷震春要率兵援陞。某日微官曾密告我說：「現在陝西不了，外面有保薦先生入陝議和；還請那位張伯英同去哩！」過了幾天，便有老素病重的話。有人說，是陸建章把他氣的；有人說，陳爾庵把他氣的，因為陳有一封電報，措辭頗滑稽，有和素世凱個人斷絕關係的話。（此電在獄中看見）還有人

說是湖南獨立的電把他氣病的。

不多時，又聽見老袁請段祺瑞出來維持了。因段反對帝制最烈，而各省青年軍官，加入討袁的，多係其門下。陳樹藩也算一個，大都係老袁所封的男爵。回想那『不肖男』的戲言，成了真話哪，可笑！端陽前兩日，北京市面非常恐慌；因為光復辰期而起，幾乎要大亂。有人說是老段的手段，也不大清楚。便有：『老袁非死不可』的話了。

端午日，午後執法處人員，有點啣憤神氣。追問獄卒，不肯說，到底隱藏不住，說：『老袁死了！』一時獄囚都有了一番活氣。那袁不同幾乎風顛起來！假哭狂笑，亂鬧一陣。足然踰範圍，從後院跑到前院，在我住的優待室設了一陣，我們也隨便和隔院同囚，說幾句：『共和不死，』『中華之幸』的祝詞。後來端午憶詞中有一首，但道此

事云：

端午憶，深鎖禁園中，舊夢蕭涼餘鬚虎，滿天雷雨失妖龍，佳信到簾櫳。

第二天，獄中有一種傳言，說：「明天大家要開鐐了！」心裏說：「這也是應該有的問題！」帶鐐的囚囚，分外歡喜。到了次日，並不見動靜，大家很奇怪。仔細打聽，才是，「明天要開吊的」傳訛。大家駭了，未免敗興；但一想開吊誤為開鐐的群眾心理，都不覺笑起來。

端午前，我已有的出獄的希望；因為送錢條上曾發現：「十月將至」四字；又像仲伏寫的，乃確知他在北京。心裏總不大了然；他何以不去南方，且敢在北京住呢？但十月將至四字，分明是他用了點，借用「十月先開鎖上梅」句，影射我將開釋。藝舟一見也明白，所以心

思我嫌他顯露。然而一設身處地，「讓我想一句雙關話，這個消息進來，也不能離一十月一二字阿！」

素死後，天天有釋放的回音。這時出獄的心，反比平時急切起來。一日候法官傳我到他那裏，說：「外邊有人保釋你，可以出去了！因為保狀沒批好，必留兩日，總長明天還要備談話。」我答應退去。到候符室，向藝舟說知，藝舟賀我。我說：「大家都要開釋的，沒有甚麼焦心了！比較起仲伏出獄時心理，大有不同，那時賈仲官得了開釋仲伏的條子，即送至執法處；同獄吏見仲伏，說：『準開釋，現在快到一點鐘了，明早再走罷。』」伏笑曰：「現在出去好了，就是在馬路站半宵，也不要緊。」後兩句是他的心話。出獄後對我講的。這也難過；因他被釋時，正在危險中。我被釋時危險期已過，但也頗早些出去。

第二天傳我到雷震春那裡，到院心，正碰着他送袁紹明。袁同我
曾相識，對我點頭，說了幾句客氣話。我知道他是為「不同」來的，
便道：「不同和我隔院住還好。」說罷，他走了；樣子很悽惶，想是在
悲項城的。雷讓我進屋時坐下，他是一個白鬚老頭兒，先給我相了一
面，用洪亮聲道：「你兩耳高於眉，將來還要發達。」我心裏說：「
這真是意想不到。」但唯唯而已。他又道：「你對中國，將來有甚麼辦
法？」我道：「這題目太大，依我說，以普徧為主。」他說：「不錯
文武官我都作過，聽說你著了一部書，叫甚麼名子？我道：「伍俸
字說。」他没聽懂，教我寫出來。他一看，便道：「這個名子教我看了
還懂得。」；教別人看了，一定不懂得，不如叫做通俗字說。我心裏說
：「怕你老先生便不懂囉！」却答道：「也好。」他又發了些議論；最
妙的是說：「死了一個野心家，還有無數野心家，中國是不能安泰的

！」（足然可以代表輿論）議論畢，他說：「明天你可以自由了！」我稱謝而退。

次日、五月十二日為出獄期。早飯後、獄吏執帳簿來、（這帳簿差不多是生死簿。我曾閱過一次，原是獄囚存錢物的冊子。據云：中間名子上粘紅條的，都是槍斃過的囚犯，乃發見死友程家禮，仇亮，吳虎頭諸君的真假名字，心中非常悲憤）！還了我的存款，不過幾塊錢。只因外邊不能多送，內邊也不能多用，所以沒有巨額的蓄金，一笑！又從存物庫中，取出我的腰帶，褲帶，腿帶來，通還我，我才解了那根麻錢袴帶。——初入獄袴帶被解出，没法提袴行至優待室中，方向獄卒借了些「錢串子」似的細麻錢，把褲子將就的束住。我當時心裏說：「我大不如禰衡之露體獨立！」繫上了舊褲帶，請他們給我雇一輛馬車者；因為要攜帶皮馬褂皮袍及書籍等，一面辭別樊丹和合某

○ 提起舍某來，很有笑話。他是前月從擺中。轉到優待室的。據云，是南洋華僑人，誤認他是：「孫中山的兒子，」被捕至執法處的。後來，證明錯誤放出。及運動到優待室，他對我說：「我和你的朋友宋遼鶴同囚一籠，時常談起你來。」我早知遼鶴被囚，但不肯向人說是同志。及洪憲取消的時節，大家才互通消息。獄卒才知道我們是閩風日報舊人。並把我的灶君綽號，也傳出來了。舍某又說：「我知道鶴交最久，曾在廣東過面。」我心中頗希奇，不知米子幾時到廣東去過！或者因為語言不通，聽錯了！但因中國幾次革命，得南洋華僑扶助不少。舍某說他幫過李協和的大忙，更激動我的懷舊感情。我又有一：「南洋群島為中國衛星」的得意詞句，所以另眼看待。細談起來了，他也無甚麼知識；我只記得藝舟對他有一句妙評，說：「閣下是白

起家的人才！」

臨出獄時，他們囑咐我運動保釋，我說：「那是自然！況執法處要取消了，還愁甚麼？」特黎元洪繼任總統，民黨人，請他取消這特別殺人機關，他已有允準的消息。

出了獄了！大有鳥出籠的快樂！你想一個人在都市中住下，一旦離了都市，向郊外出遊，尚且有一種心身自由的感覺，何況從獄裏出來呢？

那馬車飛也似的，直奔粉房琉璃街解梁會館而來。到門首下車，周全看見，連忙把包袱取出，一同進館，見了玉青。玉青說：「正打算教人接你去！」我笑說：「不要接，自己會來的，先開了馬車錢再講！」玉青笑起來，說：「足然會叫馬車！」我先聞仲伏在甚麼地方？他說：「快來了！端午那一天，他連跳帶蹦的到這裡，報信來。大聲

叫老袁死，還不起來！並說他從街過來，看見人人都喜笑眉眼。像過新年一般！」我問他幾時到北京？玉青說：「他正月初八就來了！李某帶你去後，並沒有回報，也不知道到甚麼監獄裏去？託人打聽，見了滕文清。才曉得仲伏回到靜海。連忙寫信給他，他就來了。他對我講自正月初二起，每日心驚肉顫，不知何故？接到信，才知道是這麼一回事。心也不驚了，肉也不顫了，你說怪不怪？」這是莫明其妙的。後來，還聽說我在長安被捕前一日，李紳特老先生正打坐參禪，心中忽一動，說：「梅九有事情！」趕緊命人找我。沒見我，聽說在易俗社看戲，報告老先生；老先生恨奇怪！疑惑是他的錯覺，或者是岐山有事？然心裏總覺得是不安。到第二天，我被解送入京，老先生才信動念不假。這也是莫明其妙的。還有我的長安清賢，當我在長安草討袁檄文那一夜，他在安邑得一夢，見我在高樓上，拿手槍一發打

死對面房中幾個人，說是老世凱，更是莫辨其姓！我當戲說，高樓就是郭海樓的影子。

閑話少說，仲伏來了，那喜歡是不開提的。我道：「我決想不到你在北方，你在此怎麼站得住呢？」他笑說：「我每天出入侯府，誰敢說是革命黨，有甚麼站不住？」原來他是護送鄭汝成的喪回來。在家住幾天，想南下；接到我入獄消息，即來京住在鄭府。

我對仲伏說：「我在獄雖久，不及你那時危險！」他搖頭道：「不盡然。我到京見火侯設法，他道：老陸原有信託他維持；後因岐山破富平來一電，說岐山聲稱奉你指使，所以才把你送進執法處，我便擬一電，火侯拍給老陸，略言富平之亂，李某既負良師，又誣良友，稱九素與吾兄肝胆相照，決不至與某同謀，破壞秦中，弟在此當遵示始終負責持責，至剖白嫌疑，仍賴尊處云云，」景某與李同謀，証據

確鑿，實難討辯，一少候見此電大驚，招我協議。我說不要緊，這不過個人來往私電；況且他只表示不為討辯，不至再電當局迫害，我們正好向老雷處極力運動，……然後才直接從這一方面設法，不能不說危險！」

我問：「岐山怎麼樣了？」他說：「岐山破富平後，曾輝戰三原，未得手，現在又聽人說，他要入河東了。」

我說：「此次討索，只便宜了我們兩個人，在此地偷了半年閑，仲伏笑了。但這却不是俏皮話，因為一個革命者，總要豫備終身和一惡魔戰鬥，不論甚麼手槍，炸彈，短刀弱管，隨時向前猛進，一息尚存，不容吝懈，名也不要，利也不貪，任人說是癡子瘋子，天生的「一切幅若骨頭」；管他三七二十一，「一納頭只去憔悴死！」死了還要想變回殺賊的魔鬼，那有休息的時候，所以殺了他，不過是勞身的大休

息。囚了他，不過是勞身的小休息，日本無政府黨幸德秋水曾說：「獄監是革命黨的別墅，」一點也不錯，在別墅住的人，雖說不是他本願，但不能說他聲群眾作事；對於一般實地戰鬥的同志，未免慚愧的很，立到旁觀地位，評被囚被殺的革命家，只能說一句：「便宜了這廝。」即如討袁之役，我不入囚，一定同着岐山辛苦數月，那能在甚麼優待室中，打坐參禪，評劇，填詞的作「樂天之用」呢？仲伏若不為我入獄，在北京閑住着（忙是為我賠忙，不算是革命，）他還不是到南邊找吃苦去了麼！大家想我這話免不免？

我對仲伏說：「我聽你在執法處和黎宗徵同室，曾向閣臣說不意韓非與老子同傳，因黎為法政家，你是主義者，今我和蔡丹同室，他自命熟於法家，豈不有同感？」仲伏曰：「不然，你是淨手和優孟同傳。」

仲伏問我囚室在何處？我詳細告訴他，他說：「巧得很，正是你們給我運動升轉的囚室。」

我笑道：「只一件，我出來沒打沙鍋。」因仲伏轉至優待室後，曾日用沙鍋煮水角子吃，臨出獄那一天，將煮好了餃子端起來，忽然失手，打破沙鍋。獄卒在傍笑曰：「好了！杜先生不吃我們獄裏的飯了。」
○「和湯曲脾頭對我講的：『先生吃了我這碗麵就好了，』恰成一對。」
○便把獄中生日吃麵告仲伏，相與拍掌大笑。

仲伏談起少侯為我出力不亞於為他出力，我說：「這也是相同的地方，聽說他避居天津去了。一時怕不能面謝，但我想替他洗刷帝制犯的惡名。」仲伏說：「他自然不是帝制派；但他有借帝制從根本剷除復辟的野心。」我說：「這一層，我早看到，因他曾動議取消清室優待條件，況且民黨贊成袁作皇帝，本然可以說是『不懷好意。』」記

得你出獄後，我們辭別在京同志，有兩句話道：「行則大王避狄，居則勾踐事吳。」他們作勾踐的怕還苦心些罷！」

又說到康心乎替我運動的事情，我便想起在保定火車上曾遇面默會意的光景。第二天，同仲伏訪他，他很喜歡談了一陣，也沒提甚麼；直至後井君勿幕到京，才告我說：「心乎下車後，即猜你一定要入執法處，當下請老袁秘書某君，給雷震春打了個電話，措辭絕妙，說：『景某人從前很給總統辦過事，現在因為犯一點嫌疑，從陝西送來，請優待？』所以你没有受甚麼虐待！」我才明白，却笑道：「想不到我給老袁還很辦過事」。

我入獄後，營救的朋友最多，如侯榮鏞對於侯法官的運動，賈仲官對於獄吏的運動，劉中叔諸友的保釋狀，王大魁諸友的請釋電，滕文清諸公的奔走，張東生諸友的金錢，大幫了仲伏的忙，也應了我在

獄中大憲朋來的占辭，曾有獄中十二句，專咏此云：

「古傳蒼帝子，姜里久沈霾。演象明義畫，析龜卜舜枚。龍潛君子德，牛失邑人災。文字風行水，經綸澤出雷。陰陽還太始，寒暑漫相催。休差天地閉，寒極驗朋來。」

我雖獄中讀易，毫無心得。倒是同囚杭辛齋先生，在執法處曾受異人易傳。據人云：他入獄過一異人與同擺；即對他說，君是某人，在三元店被捕否？他驚問如何曉得！異人指牆上一行字跡曰，我早誌於此矣！因於談易理，並自云數當死，合傳易於杭君；於是在擺中，口講指畫，盡洩奧密，未幾異人果被殺。辛齋出獄後。大肆力於易學，搜羅古今說易的名著，過四百餘種，融會貫通，成學易筆談數卷。抉擇數理，神審絕倫；尚自謂是碎語，非通說。筆談外必另有一部明易大著作，此係後話，暫且不表。

我出獄後，在京盤旋半月光景，即歸里省親；因仙弟敬之來函，說：「老父額際生一瘡，係憂慮所成，老母尤念子！」我偕玉青歸里，如慶更生，自然歡喜，老父額瘡也就日見平復了。閒時，舉家圍坐談獄中事，轉為笑樂。後來流寓浙江鎮海橫河時，曾夢見此情此景，有一律云，

「客枕三更夢，還鄉萬里情；猪肝論往事，虎口話餘生！難使親忘我，空憐弟憶兄；不知君越土，猶謂滯燕京。」

「猪肝本引閩貢，不以口腹累安邑的故事，因老父曾責我不能見機早離長安，有愧閩貢云」

本記，我編的討厭了，大家也看的討厭了，應該叙到出獄歸里就算完事，還嘮叨甚麼？只因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沒交代清楚，不得不再續下去；不是別的，就是我入獄張本的岐山先生，到底怎麼樣了呢？

却說我回到河東，打聽岐山消息，才知道老袁未死以前，群推岐山為山西護國軍總司令於陽歷五月下旬，命先鋒隊至平遙介休等處奪城收械，準備大舉討袁。岐山的四弟率健兒數百人攻入平遙，向知事萬和宣，要求槍枝，兵餉若干萬，許之。氏軍乃携款荷槍南下，攻攻各邑。繼聞袁死，停止進行。時萬和宣之兄萬和寅，為河東道尹，聞其弟因李軍被劾去職，大恨，聲言非復此仇不可；乃令警備隊至岐山家（安邑鳴條）槍掠財物焚燒而去，並牽連親戚朋友多人，分繫各縣獄中，河東一帶為之騷動。我聽得這些話說，情極！對友人道：不意帝制餘孽，猶如此猖狂，我必去此萬惡道尹！一面派人打探岐山消息，一面招集民軍發動。

一日正和友人在場院小屋中計議；有人報告，說：『來了一個鄉下人，頭戴破帽，足穿草鞋，背着『搭連子』（一種布袋）一定要見

你、清平（姪女時方十二歲）說他是討吃的，想擋住他，不教進家裏去。」我道：「莫問他姓甚？」答說：「姓續」，我驚訝道：「西峯麼？」連忙跑過來，他已經坐在前院北屋裡啊！不是西峯是誰？真是天外飛來！相見甚喜。我問他：「如何這樣裝束，從那裡來？」他說：「等一會講！」一面改了裝束，吃過茶，同到場院小屋中，他才說：「我同岐山渡河攻猗氏縣，昨夜携餉向虞鄉進行，遇伏，他們都不知道那裡去了。我改裝到此，也不知你幾時出獄到家！如今趕緊打聽他們消息，送個信去好了！」

問：還有甚麼人？」

說：「德甫寶峰都在裡邊；德甫才從陝西獄裡出來。」

我說：「你不宜在此久停，趕緊到北京和同鄉計議，為岐山開脫最要。」

又說了一陣，便命人駕輛轎車送他至茅津渡河，等送他的人回來告訴我，我才放心。

說了半天，西峯是誰？大家原來不知。他是山西北邊崞縣人；辛亥革命曾率偏師襲取大同，堅守兩月餘，清兵攻之不下，和岐山在晉南圍攻平陽，兩月未克，遙遙相對。我嘗說西峯沈勇宜於守，岐山豪強宜於攻。然西峯守有餘，岐山攻不足，因大同平陽皆堅城，俗稱卧牛城，易守不易攻也。我曾舉古詩『野戰劍鋒盡，攻城才智貧』，嘲岐山；他笑曰：『上句我一人担任，下句我兩人共之。』不錯，平南之役，我實與焉，詳『罪案』中不贅；討袁之役，西峯偕分幕走雲陽入四川，參與軍事計劃；然後才到陝西同岐山同事，這都不在話下。過了幾天，探得岐山收衆入王官谷，萬和寅命警備隊之，不勝，喪馬失械不少，武軍聲勢復振。值同志張君聞訊，從北京攜炸藥十餘

紙煙筒，到河東。我已經和岐山通信，即命人領張君至王官谷；並寄岐山一紙云：『請努力拒敵，我為君作露布。』巧極！張君到山，適逢警備隊二次攻山，飽嘗炸彈的烈味的不少，以後更無敢窺伺山頭的了。

那時有陸軍一團駐河東，團長某君頗明白，不受萬惡道尹指揮，也是同志陳漢閣和他聯絡的結果。若老素不死，準可和岐山據河東獨立起來。

不多時，各處發見一種露布文云：

晉護國軍總司令李公布

素逆叛國之初，本司令在秦中與河北同人，秘密反抗之策；因滇軍倡義，孤立一方，恐未克制袁虜之死命，乃於去臘躬率偏師，陷落富平等邑；雖屢經蹉跎，而志不少懈，轉戰千餘里，軍威頗震。暨陳

樹藩繼起，而陝西獨立完全告成。本司令於是既召舊部，進窺河東，擬張秦軍之左翼，而尾北軍於敵函。部署定略，素伏天誅。遂聞黃陂就任，薄海歡騰；思仲賀忱，郵電無由。時約法尚未恢復國會亦未召集；本司令警告同人，謂此尚非吾輩息肩之日也。當為挺進真正共和之準備，相與議決與各省護國軍執同一態度，爰集軍旅，停止進行。不意河東道尹萬和寅，本帝制餘孽，流專政餘毒，嗾使所謂警備隊者縱火焚毀本司令之家宅，災及隣右，騾駟四出，捕殺民黨，邑無真家，家無寧人，居民痛心疾首，稱之者曰萬惡，而河東一隅遂陷於水深火熱之難境矣！同人情怒，誓滅此獠！興再按再厲之師，復匹夫匹婦之仇；王官一役，殲敵無算；其他竄逸者猶復沿途劫掠，無所顧忌，擄掠閭閻，欺侮善良，婦啼兒號，慘不忍聞！所過之處，人氏靡不指目之為盜寇！政府嗾端，籲呼莫達；譬諸遠水，難救近火。本司令為

氏請命，何忍坐視？當獎率秦晉健兒，共起而急撲之也。約以惡吏驅走之日，為我軍解甲之期。揮毫戎幕，謹布腹心，四百壯人，倘共諒之！

此文既出，萬惡道尹益惶恐；乃妙想天開，偽造討軍名義，想挑撥民軍和政府的惡感，官僚手段，校會也到萬分！

時同鄉京官多人，已具呈陸軍部，表明岐山擁護共和的功勞。陸軍部聽見李軍聲勢，恐延長下去，不可收拾；乃派員到河東調查；派的人孫我的老友陳明侯。

明侯到河東，和我見面。我把李團長好意說知，一同商議到蒲州，拿我的密信，把岐山下山。岐山軍騎夜半到蒲州，見我驚喜曰：「你乃未死！當你被補後，我逃至城外，曾與老陸一信，詰責他，大意說：梅九若不能保全，不啻誘殺之云。」隨即照計入富平，不意三原

機關被破，德甫入獄，未能大舉；我才到河東來，別的沒甚麼，只可惜死了個岳二少！

岳二少，是岳西峯（陝西民黨健將和勿幕友善）的仲弟。為人極豪俠慷慨，能得人死力，因愛岐山的義氣，以全力助之。一同渡河，攻取榮河猗氏等邑，奮勇當前，飲彈殞命，岐山痛哭不已！嗚我為之傳，我答應下來；但不甚悉岳君生平，至今尚未著筆，言之頗愧！

卻說岐山聽說明侯來，甚喜；因往年隨老陸入陝，明侯與俱，接談道上，意氣相投故也。乃與俱見明侯及李團長，會議軍隊結束？明侯曰：『國會恢復後，一切問題，皆可依法律解決，似無用兵必要，不如隨我進京自白，再謀善後。』岐山概應之，李團長答應維持氏軍現狀，聽命編遣。當夜即率軍隊自送明侯，岐山至河上，渡河，由潼關入京去了。

我戲語岐山曰：「你入京自白，和我入京自白，前後相照；然事情絕不相同，保你入不了獄就是了！」他說：「入獄也不要緊。」我笑道：「我來時，軍警執法處，已取消，可謂無獄可入！」捉起取消執法處，還有笑話；執法處取消後，一所大房屋空出來，就是無人肯住，說怕裡邊有冤鬼。我對人說：「一點也不要害怕，我敢斷定那些冤鬼，沒一個魂魄，留戀執法處的；好容易死了，還覓甚麼不自由？」聞者大笑。

岐山去後未幾，京友來信，說：「國風報館恢復後，須我主持。」並云：「岐山到京見段芝泉，頗蒙嘉許，復陸軍少將原官，充陸軍部諮議；所餘軍隊，將發巨款遣散，萬惡道尹可以運動撤職，此事更要你親來，才可進行。」這是老父的額瘡全平復了，才放心離家。

國風日報是袁世凱要解國會之先，派軍警多人，用卑劣手段向報

館印字房搗亂，不教排字，才宣告停版的。因本報攻擊老袁最烈，政府早想封禁，那時還有怕清議的意思，所以不敢直接干涉。當恢復本報的時候，我曾有一篇文章，寫本報摺忌於老袁的始末，和入獄前後所有的關係，今錄於左方：

『國風日報之回顧談』

閱報諸君！尚記得國風日報停刊之痛語否？略謂：『使吾報永不能復見於中土，則吾人受共和國家之賜更無窮矣云云。』蓋惡本報生於專制死於共和也，然論實際，則當時袁氏之假共和，其毒已浮於專制也已！今本報幸與真共和同時復活，其愉快固不待記者贅說，而回想經過之艱苦痛苦，有不得已於言者！謹濡毫述其梗概，以為諸君之談助。

清之末季，海內民黨機關報紙，不過數家，且在上海諸偏僻地，

其聲息微弱，勢力不能達黃河以北。我同人乃謀設言論機關於中央，以作一呼群應之準備，而我國風日報遂崛起於燕市之中。於清宣統三年正月十三日出版；其初不過摘發二三疆吏之罪過，指斥在位臣奴之貪邪，筆鋒凜凜，已有不可觸犯之威，或迺目為劉李漫罵一派，其實本報提倡社會正策，主張中美同盟，介紹世界之新思潮，發揮吾民之舊道德，而於實業獎勵，愚防計畫，國民教育，尤三致意焉。崇論宏詞，風靡一世，故紙猶存，可覆按也。惟對麻木痿痺之政府，沉迷昏寢之國民，不能不投以興奮劑而鼓舞之而宕動之云爾。至於種族，政治，社會革命主義，則時露於字裏行間，而使讀者皆為之握汗滿把也。及武漢興師，全國撼動，本報乃顯然張共和之旗。常以與君憲派激戰於首都；再接再厲，不撓不屈，幸獲最後之勝利；迺發起慶祝共和提燈會，為吾報凱旋之紀念焉。當此興高采烈之際，記者方從戎晉

郊，曾於百忙中接得消息，亦不禁舉樽北向遙祝吾報萬歲也。自時歟後，本報專以提倡人權，鞏固民國為宗旨；因特於末案借款兩大問題，指敵袁氏叛國之陰謀，不遺毫末；由是經理業子諸君編輯郭亮竟君被囚於警所矣，宋寰公吳虎頭張秋白諸君皆被僱聞矣。未幾印刷部被警兵搗亂矣，發行人被偵探人追索矣；本報遂於民國二年五月遭停刊之厄運焉？記者登江亭填浪淘沙詞一首，後閱云：

「鸚鵡話前生，宿恨難平！遊人愁看瘞禽銘，昔日能言今寂寂，辜負稱銜。哀本報也。本報經如此摧殘，可謂極人世之難堪矣。」

夫孰知社友星散，記者隱遁之後，而袁政府尚未忘情於本報同人耶。投稿員程家樞之遇害也，宣布罪狀則曰：「白逾矩託其訪國風日報舊友云云。」編輯員吳君虎頭之遇害也，宣布罪狀則曰：「國風日報係鼎白景諸人特設謀亂機關，而吳為之編輯云云。」怨氣於人之甚，

一至於此哉。宋君寰公與記者同繫軍獄時，尚有以國風日報舊人來刺諷者，袁政府之嫉視本報，可謂徹始徹終矣。嗚呼！五年之中，本報同人死生流轉而轍痕蹤跡者略在於此；其他削髮皈依佛教者有朱君氏史；死於嘔血疾者，有相君洽初；死於狗吏之手者，有郭君潤軒；死於革命之役者，有王君賡雅諸人；至白楚相張秋白亡命海外，杜仲伏劉鼎生陷身獄中，而坎坷流離之狀，記者殆不忍再述矣！所望於同人者，痛定思痛，勿忘在莒，發揮固有之天良，勉盡言論之天職，使我國風報水放異彩於中華，標嘉名於世界，庶足以慰我在天社友之靈，而滿我愛讀君之望！

我在京作此文以先，曾有同囚某君告我以吳君虎頭死狀，他說：「吳虎頭和我同籠，每日設笑自如，前對我說：『君如出獄，過白景諸友，道我死的不孱頭，並望他們努力！』有他的自挽聯和絕命詩在

此，可以登報給他表揚！我聽了這番話，非常痛心！因我曾以虎頭蛇尾譏吳君，今乃能如此達了壯烈的最後，我真對不起這位死友了！今特將他的聯詩，並宋君遼鶴（即寒公）給他做的小傳錄左，以誌悲憤！

吳虎頭烈士獄中自輓聯云：

「恨蒼天何故生人！而少而壯而老死，甚麼來頭？未免一番客氣！問黃土幾時埋我？為鶴為猿為虫豸，隨他變相，那有半點主權？」

其「絕命詩」云：

一

看破生到此來，欲求不朽莫須哀！儻教地下逢漁父，忍把文章死劫灰！

二

漢家黨錮何堪傷？不獨東林有范滂；但使聲名齊李固，九泉含笑慰阿娘！

三

負我錐秦博浪沙，杯弓蛇影為中華；人生到此何須說，打點黃泉問店家。

四

鐵鎖即當出禁城，萬人爭看一書生；……下闕

烈士吳虎頭略傳

遼鶴撰

吳君名慕堯號虎頭，黔筑人，少任俠，長為詩古文辭，步齊李韓。辛亥北來，謀革命，功成身退，遊京華，以詩酒自遣。嗣入國風日報社任編撰，偉論宏篇，於時政多所指斥，癸丑夏，袁氏篡國機已露。

人多被欺；惟君獨秉筆直書，預發袁之陰謀逆行，不必假借，時人疑信者參半；迄去歲帝制發生，而君言皆中矣。先是癸丑失敗後，君居滬上，仍與同人謀倒袁之策，言論實行，分途並進，刊行之曰民國還魂記，一多君判正。彼時，滬上惡探密佈，袁氏深知君為渠之勁敵，百計羅網，逾數月不得。甲寅冬杪，君以黨事慷慨破家，嚴冬著敗絮袍，灶幾斷炊煙，以萬金賄買君里人陳伯照，設計給君，復分佈黨羽謀獲之，檻送北京，君侃侃對簿，痛陳袁氏叛國始末至詳。執法吏密不敢宣，乃於翌年春從容就義于燕市，有同難友，於獄牆上得君爪書遺聯遺詩，皆透徹生死之作，讀者靡不贊歎，嗚呼！烈矣！

對於表彰虎頭有一段過錯，不妨說出來，以誌我的粗疏。

當我到京後，把萬惡道尹攻擊下台、所謂老袁死黨普廷按使專以摧殘民黨為能事的金永也去職了。岐山西峰德夫寶峰諸人同會於北京

，痛談經過艱險，及未來的進行甚快，山陝諸事算告一段落。

一日接南社社長柳亞子來函，徵求虎頭遺像，因虎頭亦南社社員。我托友人某去覓，越日拿來一張，不錯！像虎頭；惟眼睛稍大，疑照時故張其目，遂提起來，仿孔子題延陵墓的筆法，向照片上寫了一行字道：

『嗚呼！烈士吳虎頭之遺像！』

寄與亞子，登載南社詩集上面。登出後，忽有人認出那個像片，是山東丁世嶧的，丁君函質亞子，亞子又來問我；我將來歷寫明，我負大半責任。據亞子函『嘗以像片質諸虎頭之夫人，夫人亦道是。』那麼，便怪不得我那覓照片的朋友也怪不得大家了。但我聲明函中有『陽貨貌似孔子，古聞其說，今見其事，』數語，未免對不起丁君，一笑！

撰起『烈士』二字，我非常慚愧！因我到北京入獄後，有傳我已被害者，海上友人，擬為我開追悼會，並預將，我作過的詩詞，登之報章，注明烈士某遺稿，『至今尚有轉錄各詩以贈人者，仍冠以烈士二字，可笑』！那知我不會死的麼！

同時尚有誤傳已死的朋友，就是統率處電文中說我派人入甘肅運動革命的李嗣臣。我被捕後，雖屢為聲明，但陝西當道，並未聽從。一面送我入京，一面密電甘肅，捕李君於扶道。時嗣臣在彼，已辭絕軍隊，預備起事。講句笑話，不料消息大靈通，却早被北京探到了。一紙飛來，遂遭擒縛，張亞雄君與同難幸無憑証，又得有方者解救，得不死！但說他已經被害的人很多。我出獄後打聽多時，才明白真像。過了兩個月，他從甘放回來，即入北京見我；說他被捕時狀況，到底足青年勇士氣慨，大異文人！只一句俳語，便表出他的精采來，他

說：『我上了手拷，被衆兵擁送蘭州時，哈哈大笑，唱了一曲鎖五龍。』又說：他在獄中，談笑自如居然做了一首五古。『可惜我記不得了，容再問他！』

又講吳松山先生如何替他出力，我曾作一書途中感謝！

閏臣一日和我閒談，他說：『大哥！你有兩首詞：一首悼共和將死；一首望共和復生，和我我不死，很有照應！』我問那兩首？他說：『一千秋詞，一菩薩蠻。』我笑起來，說：『不錯！』今錄兩詞如左：

千秋調惜花 二次革命後作

『往日看花時，人為花傾倒，處處翠翠紅紅，色色稱好，風風雨雨陣陣催春老，空惆悵，落紛紛，花事了！金鈴十萬護惜情堪笑，剩

有枝葉葉戀戀懷抱；清秋冷落那更零霜早！怕空枝！與殘葉，都莫保！

菩薩蠻中秋月蝕

蟾蜍作怪中秋節，天邊啣去一輪月；舉酒問青天，如何不放圓？天云
「月不死，那有終虧理！君且待重生，重生分外明！」

「本記已完，尚有『補遺』『附錄』『續後』」

補遺

在獄時曾占易以消遣；因我並不知甚麼五行生剋兄弟官鬼等等的方術，僅就爻辭動變為卜，自藝舟入室，每天亂搖數次。我曾戲道：
「這樣弄下去，勢必占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，決無應驗的道理，

所謂再三讀，讀則不告也。藝舟不覺笑起來。

一日獄卒某借得一冊書教我看，裝訂印刷工緻的很。簽署「孫子漢註」四字，是袁氏秘書某君，用館閣體字恭摺出來，進呈御覽的。所以每篇後面都有袁氏親筆一個草書的大閱字。我細了一遍，覺的那選註很精當；因和藝舟評論「閱」字的筆跡前後一律，很難得，却觸動了一番思想，掉了幾句文言，對藝舟說：「袁氏徧閱孫子十三篇，而不能攻克戰勝，以取天下者，失道也，氏不與上同意也。」時已知洪憲取消各省獨立的消息。藝舟把「徧閱」二字吟味了一下，不禁點頭。

藝舟說：「在東京時，有氏黨某君，寄友書。論勸進有『當今此事理合推袁』句用『世說新語』的成辭。某戲之曰：『這推字，還是推戴，還有推倒呢？』我說：『推字雙關很妙！自得密閱日報後，見了

幾篇勸退文字。藝舟說：『我看勸退文和勸進文，如出一手。』我為絕倒，從來曾擬一絕咏此云：

『妙語天成詎偶然，當今此事合推袁；那知推戴兼推倒？勸退文同勸進喧。』

一夕夢楊梁諸人的照片，登在一張報紙上，皆成女像，圍繞一人，大似老袁，醒告藝舟。藝舟忽有感觸，得『銅雀台口正分香』一句。後聞老袁死，把這一句作為預兆，乃戲足之為四語云：

『繞樹歸來事可傷，銅雀台口正分香；阿瞞枉自多情甚，殉死曾無一女郎。』

我曰：『令楊梁諸人觀之，不知作何感想？』

藝舟曰：『亡清尚無忠臣，何況洪朝。』

某獄卒一日談論陽歷的不好非常有趣。他說：『我們當兵的，三

年等一個閏月，好多閏一月餉；現在改成陽曆，每年苦板板地永遠是十二個月，沒有別的希望了！」他是很可憐的話！又每看守兵換班在櫳外巡守，防備逃囚，叫做站崗。當春冷時節，最怕輪站三更那一崗。○「其實沒有甚麼崗位，不過「登高瞭望」的熟語）因成一諧聯云：

「閏餉但嫌無閏月，站崗最苦是三更。」和「解手每回呼老總，放茅兩次長回囚。」俾為佳話了，一笑！

山東某獄卒，時常說「洎毛」二字，（洎讀慈亦反）初不解所謂，後來知道是說不好的事體，我斷定為（糟）字反語？他並講了一個笑話，解釋這話，講的是某年有一京班戲到濟南演唱開台後，看戲人都喊「洎毛！洎毛！」演畢班主問一人說：「洎毛，是甚麼意思？」那人騙他說：「洎毛是說你們這些角色很好。」班主把頭一搖說：「唉！這些角色都不算甚麼洎毛，洎毛還在後邊哩！」眾大笑，他的意思

是說好角色還未到，然遂傳為笑柄。袁氏取消洪憲後，我說：「老袁洩毛了！」藝舟曰：「洩毛還在後邊哩！」的是妙語。（原語比一懈不如一懈尤雋，拿如今這些政治角色說：真越出越洩毛了！）

某天優待室中，忽然送進幾個窮人來，釘上腳鐐，都教睡在地下，（不用問我那時已升到床上了）樣子很惶恐。細問他們，原來是「閱微草堂筆記」上載的：「打鼓的。」就是賣買便宜貨者，總是小押當的東西多。這幾個人在押當，收買了些賊贓，打鼓買賣。當賊被捕送執法處時，那頭主認識是他的東西。於是他們都連累進來，都是旗人，其中有一個年老的更害怕，他說：「我到這裏頭心驚肉跳的不了！我又想起（洩毛）妙語戲成十七字詩云：『來到執法處心驚眼又跳，一聲鳴名子，洩毛。』」藝舟大曠性，說我不應作此喪氣語。後來那打鼓的，竟說各種對聯，年老者乃出一聯請大家對道：「入門來提心

中胆吐，大家對不上，我笑對曰：「出戶去吐氣揚眉藝」舟曰：「這還不錯！」過了兩天，說賊已擒斃了，才放了打鼓的窮朋友

(補遺完附錄續後)

▲附錄

悼舊文(民國五年獲十節作)

記者曾於癸丑國慶日為「十憶二哀」一文，痛哭初次革命之亡友及繫獄之良朋。何意二次革命失敗之後，繼之以三次，而故人凋喪於其際者，復累累焉！其令人慘恨，迺有甚於初次者！緬懷昔侶，那禁涕零！

▲竄太一

辛亥之春，予與竄君相識燕市。各主日報筆政，予謂君曰：寸鉄殺

人一君謂予：「長舌唾世，孔禰標榜，招集俚凡；武漢興師，分馳南北，民國元年冬，重過於申江，茶市酒樓，歡然道故，時李協和君密電招君入南昌，二次革命被捕於夏口，死焉。予在長安，夢登黃鶴樓，故地得一鸚鵡洲前魂欲斷，漢陽樹外血猶紅。」句，醒而惡之，嗣得君被害消息，又成追哭一首，予嘗語人曰：「滿清能容一精衛，民國乃不能容一太一，真令人短氣！」近過湘中某君，謂當時曾以全湘保太一，而卒不免，亦可謂遭非常之厄運矣。天實為之，謂之何哉！為君憤慨，寧有了期？

▲程韵蓀

程韵蓀之被害也，至今無為呀究者，則曰：「擬置毒於自來水管，以期藥盡都人。」嗟呼冤哉！姑無論事之有無，即以置毒言，將置

於水源歟？未審需用若干？將置於管口歟？恐噴藥出而難入，且仇茲一夫，奚仇萬姓？「欲加之罪，何難無辭？」聞當時執法者狀其罪於袁氏；袁氏睹君之名，則曰：「斯人乎？有罪無罪殺無赦。」蓋君得罪於袁氏久矣；而最招恨者為：「袁世凱之黃梁夢」一文，直道破其奸禍心，無以假借，君曾謂予曰：「我與袁不並世，已自擬小傳，乞君潤色之，死無憾！」予以君好狂言漫應之，孰知數語，為兩人永訣辭也，君自傳藏友人家，暇時當略述其生平，為辨誣枉。

▲吳虎頭

癸丑秋，國風日報傳刊之時，惟吳虎頭君特蒙傾奴之澤盼。因吳君於時評中特指摘袁氏謀叛民國之野心至駭；且以「袁大總統對外查復有死氣」一評，得罪尤深。當兵警來捕，吳君走匿予舍，狀若甚恐。

予戲曰：「君無乃虎頭而蛇尾！」君則正言曰：「予勿以予為是死；實因袁氏罪惡有待予發揮者，故暫避其鋒耳！」果也，於民國四年，君與同志在滬上，著『氏國還魂記』一書，痛詆袁氏帝制自為之謬妄，卒為偵奴捕得，解送燕獄，從容就死，予繫執法處時因守兵為談諸囚死狀，曰：「最近只吳出獄高唱絕命歌，意氣自如，且告同囚者曰：『我死，吾黨必有繼來者，請告某不屈狀！』」等語，嗚呼！壯哉！前言之戲，追悔何及！謹綴數語媿謝故人于九泉之下。

▲郭潤軒

郭潤軒為吾邑剛者，光復役，率晉學生隊南下，頗著戰績，與李岐山及予為密友。二次革命後往來秦晉間，聯絡同志。民國四年春歸里，時狗吏張之仲知安邑事，素與君有嫌，乃承金永旨以通匪誣君死

之！是年冬岐山偕予入白水：與曹俊夫王祥生諸君、密定西北革命之計畫、中途夢君告予曰：「起！起！起！四川已搖動矣，尚何濡濡為？」未幾、雲南獨立電來到秦，謂已攻入叙州，則疑君之英靈尚在，何不攝提仇人魂魄去，且令其消遠法外耶。

▲鄒子良

同盟之初設於倭京也，予介紹秦友加入者甚多，鄒君子良其一也，庚戌聚首秦中，共謀進行，子良曰：「一旦有事，願躬提三百人破長安城！」僉曰壯哉！辛亥陝西獨立，君功最多，而不自居，乃去而組織模範新村於耀縣，所擬規條，多與歐西社會主義相符合，聞儒駭說，以為迂且妄。有宋某者，譖君於秦政府曰：「關中除鄒子良馬關臣，無激烈派矣。」秦乃密命秦督誣以事，與馬君同日死焉！而耀縣

之理想新村，亦隨之蕩廢無遺矣，惜哉！

▲仇冥鴻

湘中老友陳漢園與太一主張種族革命時，纂有『洞庭波』雜誌，與文字獄，太一繫長沙，漢園走倭京。杜仲伏君介紹陳君於予；因識仇君式匡。協議改『洞庭波』為『漢幟』。出版後，風行海內外，閱者評為民黨之急先鋒也。辛亥予聞道歸晉，重遇仇君於太原，則大笑曰：『予將與汝下井陘，復張漢幟！』予笑曰：『此真清快丸！』漢幟中拙著短篇小說（時也）。奈天不助漢，綬卿殞命，神州空前革命運動為之中斷！仇君乃決然去晉，泊乎共和告成，舊雨重逢，把酒談心，未嘗不追恨石家莊之敗挫也！君曰：『綬卿不死，何至有二次之革命？』予曰：『尚恐非二次三次所能了，尚共勉之！』癸丑之役，

君實與焉。事敗走倭京，易號冥鴻。予聞之竊喜，以為君而今而後庶免於難也！奈何民國四年，潛歸都中，竟為素奴羅去，置之死地！予為得一鴻飛冥冥猶能縶，畢竟弋人善設難。向以哀之。雖然，予避地秦中，猶遭傾陷，又奚假怪故人之疎率哉？

▲吳滙之

金永主晉政，日以搜殺政黨為務；其所最惡者，為辛亥陷絳州攻平陽之將領；或謂戮於氏軍陳正時之子，為其幕客，志在報復，殆不虛也。最初捕鍾仁義於曲沃，嚴刑拷灼，體無完膚，卒以曾率氏軍攻擊平陽為罪狀，死之，聞者莫不痛愆。則有勸吳君滙之者曰：『鍾氏行且及君，所謂事同一律者也！』因平陽之役，君率隊拒敵授霍山，飛彈落君帽，屹立不動，敵驚以為神，名甚藉故也。君時方在終，

不飲息。繼而果行文通緝，乃走避燕京，無何又携眷入并，自翻附語；惟念業務公廳無死法，不過進繳款項（蓋誣君以絳州任中，交伐不清楚而已。）及去年李君岐山奮臂西北，聲震閩河。金永乃以李舊部名義殺君於太原，孤兒寡妻，無依，默念同仇，悽然隨涕！

▲南南軒

辛亥革命，文字鼓吹之力半焉。香港上海民黨各新聞紙無論矣。其完全在內地官府勢力之下，而敢言狂論不畏疆禦者，國是日報而外，厥惟陝西興平報。（後改名帝州報）張衡玉君為斯報之創始者，南南軒君主筆政，予亦曾為投稿員。去臘岐山與予謀討逆於長安，主南軒，雲南消息西來，南軒謂予曰：『君與岐山能德惠陸獨立，則秦中庶免於糜爛之禍！』予曰：『在人者不可必，在己必而後可！』固然。

惟斯策為上耳！未幾予被捕，不能豫秦事，岐山亦倉皇出走，而君之穩健計畫，終無所施，且受意外之嫌疑。聞捕君時，君尚高卧，捕者裸繫之，家人跪請覆之衣，即日與王杜諸君駢首於市！其慘狀有令人不忍筆述者，天道無知，斯人何罪？側身西望，恒用嗟歎！

▲囚言序

天地為籠，人居其間，為自然之囚，而此同囚中，又有所謂強弱者，更設囹圄以囚人，而自由益殺。郭君究竟以國風日報事，囚於燕獄者旬日，出獄後作『囚言』，『備述獄狀，以告世間之愛自由者；因書數語弁其端，異日能決破天地之大籠，而徜徉物表；吾且欲剖眸視君之大解脫大自由也。中華民國五年十月安邑景定成病起序。

附注，郭君『囚言』成後示余，值余出執法處，頗觸起一番心事。

，欲作『獄中記』以與『囚言』並行。時方整理『罪案』原稿，意在附記於『罪案』後，即借國風日報附張連日登載『罪案』，那知登載未畢，又遭復辟的變亂，國風再遇停刊厄運。記者也蓬累南行，無暇及此，直至今日，才追寫此記，遺忘不少，不及『囚言』的詳悉，因錄此序以誌感。

程英兩君外，尚有朱氏史君。當袁專政時，亦幾不免。我出獄後，但聞他已出家，不曉飄流何處；故於回顧設中，特提及一筆，以誌想念，後來接到他一封信，才知道他為僧和遭險的詳情，今錄其原書如左：

▲朱氏史致國風日報同人書

『數載飄零，得幸與國同聚，諸兄之喜，我幾不能憶度；然當國

賊逞暴之時，諸兄逃者逃矣，匿者匿矣。或死糖砲，或因於圍圍，弟愚如鹿豕，長安豈為居，欲依凶以苟活又非弟之所願；且帽戴被輩而為大敵的國風，日報招牌，又安望其容我也？彼時警居潼川。館中積員火食等費，幾以百計；無已，乃適而為僧，得鄉人助金以了積欠，居然無罣無碍！窮快如弟，可謂已至其極。迨次歲季秋一夕，午夜弟寢正酣，突來警捕，及素不相識之男子數人；指稱弟曰：爾非某人乎？弟曰然，彼輩則曰，速出爾箱篋，待我等檢視。弟至彼時暗想我腔之否運至矣。程大鬍子吳虎頭將來招我。蓋弟箱中藏有辛亥時各種圖記印紙，於革命上多有關係。弟意原欲儲作紀念，並為他日修史之資，不想今日供鼠輩作討賞之料子也。然彼時亦只好聽天由命任彼輩檢查，何幸彼輩鼠目，單注意書信及他人之卡片，竟未將被輩可証作重要之件，搜檢以去也。此或弟以一念為僧致叨諸佛之靈。或程吳二君。

冥中扶持者歟，頃得偉生函，始知我報恢復，并蒙諸兄愛念於發刊時，下念及弟，愚躬竟墮凡寒。此心孤靈，不復有若何之作意，特迴想當年則不禁哀喜並作也。今丐食中江，頭上光禿禿，懷裏空洞洞。眼觀四向，耳聽八音，雖一椽破籬芭，一句哼哼腔，俱覺可愛，則我之為我，想諸兄必能推測得之也。雖然切莫道弟沒骨氣，說這般可憐話。現弟之心志，則頗有重來北京期與諸兄共話舊夢也。未知此願何時可了，謹此以書奉告，餘不具白，弟民史現名如章鞠躬。

按朱君雖出家，却未忘世，此信後，又嘗以某某復辟陰謀告同人，同人未肯置信，乃卒如其言，有七日復辟的怪劇，皆復先見。但不知他現在又流轉何方去了。

▲咏椎奈事寄銜玉梅九諸君子

成湯欲放桀，鳴條會三軍，武王八百國，率之以伐殷。一椎擊皇帝，振古所未聞。壯哉張氏子，胆氣空人群。神龍駭且怒，大素空紛紜。神龍一掉尾，已入千重雲。奇謀雖弗成，勇壓萬乘君。重瞳真懦夫，乃掘死人墳。

（注，此為越南友人鼎南子寄贈之作，只奇謀兩句影射我入獄事，餘且切合銜玉而言，結韻謂某某督軍於老袁死後獨立，每一放吟，人失笑，其實君乃今之子房，特不識神龍掉尾何往耳，）

▲丁巳三十六初度有感步獄中三十五初度原韻

憂患餘生夢裡過，浮雲富貴塊丘軻。幽居寂寞情懷減，知己彫零涕淚多。蓋世狂才今豈有，倚天長嘯意如何。愁看大野玄黃血，海腹螺舟更網羅。

和梅九兄三十六初度原韻並贈

光陰半是客中過，傳食無從厄孟軻，投筆十年如意火，着歌幾度
後人多，如公才學猶惡老，似我疎狂可奈何，漫說此生前後事，且將
蒿象付包羅，

（注，此偉生作，君本壯士，後乃折節讀書，又復從事革命，幾經
蹉跎，聞予出獄恢復國風，來助筆政，時初學詩，已甚可觀。）

▲步梅九自壽原韻即以為壽

幾度滄桑眼底過，秦庭不死老拊軻，壺中歲月方無極，天下風
雲事正多，魔劫慣經原不忍，壯心未已欲如何，為君乞得長生果，祈
憶他年駐大羅，

▲壽梅九

聞君十二稱神童！詩文出手奪天工；掉棄青山如敝履，去奔蓬島乘長風。三山舊傳多仙子，食得靈芝縱不死；歸來軟紅塵裏住，不搖其精養逸體。生成救世菩提心，甘為眾生運斧斤，闔盡滄桑應魔劫。戰敗魑魅身如鉄，衆生脫離苦孽海，如此功德永不滅；神仙有神自仙侶，灶神夫婦無與比。桃熟千年幾度看，安期棗大似安邑；上帝非日傳紫詔，詔汝神童常不老，南極老人作歲星，使君歲歲顏色好；人間煙火無時無，詔汝灶神永永寶。

（注，上兩首，皆同因窠公作；次首，大開玩笑；但世間不斷煙火，灶神無餓死法。呵呵！）

▲憶梅九六首 時梅九由西安被捕入都 （老衡）

經年盼斷天書來，匹馬秦關久未回；湖海一軍輕似葉，鬢眉萬劫

不成灰。人傳姓字知非福，天與文章太憲才；晴日空山生霹靂，神仙何地避風雷。

夜半飛傳綬騎車，迅雷驚自九天聞；久無複壁歲元節，那有多金

雅臨之詞也

積長君。貫索西連秦嶺月，銀鑄北踏燕山雲；到頭總坐讀書檠，苦把賢奸抵死分。

落魄韓非悔入秦，飛言造獄竟成真；覆盆頭上無天日，草檄燈前

有鬼神。詔捕白衣關內俠，詞連朱邸座中賓；檻車臨賀都門道，風雨離亭幾故人。

江海東流日落西；英雄末路首頻低；無心竟作投羅鳥，有智應輸斫尾鷄。破產傾家連舊友，重閨複水累窮妻；殘生一息猶心壯，障袖不聞兒女啼。

送死宮中討絕蔭，晴空無日盡沉沉；天垣黑暗修羅掌，地獄慈悲

佛祖心。尚冀臯陶憐孟博，詎聞魏武殺陳琳；十年奔走貧如洗，莫語輸官贖命金。

上世茫茫帝未醒，天牢半夜射奎星；惜才留作中郎史，好學應傳黃霸經。夜雨驚心羅刹獄，西風回首夕陽亭；南冠總有生還日，盼望金雞下漢庭。

注、是乃老友張玉衡所作也。我出獄後，他到京中相晤時，即出此六首七律示我；我讀至草檄燈前句，大駭怪；問：「此事當密，你幾時曉得？」他講：「早有人報告。」我笑道：「君幸未流儕；不然，給人家一個銖証。」他說：「你往下看，我把灶奶也寫到上邊了。」至重閣複水不覺點頭；但道：「這窮字要命，」我讀完後說：「被你猜着的也不少，甚麼臯陶憐孟博，羞孟兒女啼，風雨離亭，南冠生還，句句着地，只是作史傳經，有負厚望。」老衡也笑了。却說我那時即

想成此記，以他這六首為題詞。如今用之殿後，權堂跋語，也好。

(全記完)

入獄始末記

定價大洋四角

